

福嚴會訊

2004年1月創刊 2008年01月出刊

Fuyan Journal 17

菩提人生·典範示現

懷恩故人，重讀他們的故事
聆聽法的傳承——克己修心
夢痕幻生，滄海文集
示現人間樹典範，為佛教盡一份心力
攜手完成佛陀的理想與抱負
提升生命價值，共證菩提人生
把記錄做為修行道場，再為人間留歷史



▽ 菩提人生·典範示現 — 重讀幻生長老的一生
談新竹譯經院

▽ 寫下歷史 — 校友聯誼大會報導
德松法師陞座典禮報導

▽ 校友會專欄 — 如斌法師·賢和法師

▽ 法音宣流 — 印順導師給慧樹居士的信
《解脫道上》(二)
「空」與「無」的差別
念死無常初探

· 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中道
· 嚴明共慈悲相應可謂真乘

2008
Happy New Year

祈賀歲 福

光輝普照四季平安
瑞氣萬里和合吉祥

百福
駢臻



福嚴佛學院全體師生敬賀

福嚴會訊

2004年1月創刊 2008年01月出刊

Fuyan 17
Journal

<http://www.fuyan.org.tw>

E-mail : fuyan@mail.fuyan.org.tw



04 夢痕幻生



28 專欄報導



38 校友聯誼大會報告

CONTENTS

> 編語

02 向智者學習·雲水間的禪思
· 釋開鐮

> 菩提人生·典範示現

04 夢痕幻生：重讀幻生長老的一生
· 編輯組

22 如是我聞——幻公長老談「空」
· 黃書琅整理

28 專欄報導：談新竹譯經院
· 編輯組

> 寫下歷史

34 大事記
· 釋覺明

38 校友聯誼大會報告
· 釋章端

40 德松法師陞座典禮報導
· 海青法師、編輯組整理

44 訪談明善寺新任住持
· 祖蓮法師、圓忠法師採訪

> 校友會專欄

48 如斌法師(第七屆)
· 釋如斌

51 賢和法師(第四屆)
· 釋賢和

> 法音宣流

55 印順導師給慧樹居士的信
· 釋長觀整理

56 《解脫道上》(二)
· 溫宗堃譯

72 「空」與「無」的差別
· 劉欣如

76 念死無常初探——
以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廣論》為主
· 廖艷斌

向智者學習 雲水間的禪思

釋開譚



禪宗古德在談到修行方法時說道：「挑水擔柴都是道」，簡單的一句話，聽起來宛若平淡無奇，但是卻隱藏著高深的禪思意境。最近「心」常被外境人事物的雜事所擾，失去了原來的寧靜，記得印順導師說：「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至此要超越這些，就讓心醒覺過來吧！解決方案，首先要釐清自己的定位，從大處著眼，反省自己的生活後，吸取了經驗，再把心念的覺知，回歸到生活中。其實這就是「四念處」禪修的核心基礎，從觀照中的一切事物實相，心逐漸醒覺。

曾經，在被動不安的病境中；日復一日的憂心等待，如今已將被動轉為主動，在自我迷失中尋回生命的價值。不管是從事怎甚樣的工作，再次體會了法的喜悅。醒覺的心境體會，尋覓大師的德範，向智者學習的心得。本期刊的主題規劃，近期內將以福嚴長老的生平事跡、精采的佛法開示為題材，望讀者歡喜，並惠予賜教。

最近常聽到「道德復古風」——所謂的道德要「復古」，即是回歸古時尊師重道之風。古之聖哲以禮運大同為傳世，菩薩更以大同世界為眾生之依歸及

目標：「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回顧幻生長老一生，再次走入幻生世界，逝者如斯，歷史的塵硝，夢痕般被人遺忘的身影，他的成就與輝煌，至今仍熠熠生輝，以「弘揚佛法本在僧」為己任，依佛陀教育為天職，在佛法問答中，智慧法語句句扣人心弦。

另一個歷史座標，沈家楨老居士，曾與福嚴的那一段因緣，無論是經典翻譯，或是佛經的電子化，對佛教文化的推動不遺餘力，廣行佈施的一生，展現一個中國人的創業藍圖和高超才能，護教更護法，民國96年11月27日於美國捨報往生，為示現人間菩薩利他精神指標，后啟來者，此次特附專欄紀念。

每當展讀校友會學長簡介，雖說個人修學過程各異其趣。整體感覺，堅持——是他們共同的特色。儘管世事多變無常，但願我們恆保那份誠摯的善意，在未來不可知的因緣遷流中，仍能互信互助，彼此護持。在「寫下歷史」單元中，第三屆校友榮任明善寺住持，更是為校友們增光，為歷史做註腳。

本期「法音宣流」中，承續上一期《解脫道上》班迪達禪師對修行的經驗，又有何建議，如何在有限生命中創造無限的可能？內容精采，教示著人們，生命可以活得更圓滿。另提供一則心得：「空」與「無」的差別，這是由第三

屆日文老師，劉欣如所撰寫，作者現旅居美國，由於對佛法的熱忱與專業文字的涵養，寫過許多倡導心靈健康的書籍，充滿了人生智慧。

每一次閱讀導師的書信，心中的敬仰，不只是欽慕他的風華，而是他富有的佛學素養，這次導師簡單扼要的解決了有關「中有」之問題。這也是死亡後的問題，在生命本質內，人們都有著相同的疑惑，人生必經之路。而宗喀巴大師如何借重這個觀念看待生命，「念死無常初探」，此文有著詳盡說明。

想到「往生」這類名詞，不禁覺得彷彿在潛意識深處，自己隨時都有可能會猝然撒手人間。平常總以為還有時間，做想做的事，說想說的話。但人生無法預測，活在當下，關愛要及時，遺憾總來不及彌補。除此，對於一切事物作“非實”的看法，是佛門空性思想的展現。從事物的「緣起性空」上說，一切實有是假有，既無自性，亦無獨立自存的能力，必須緊扣著事物之間由因緣和合所帶來的機制方能展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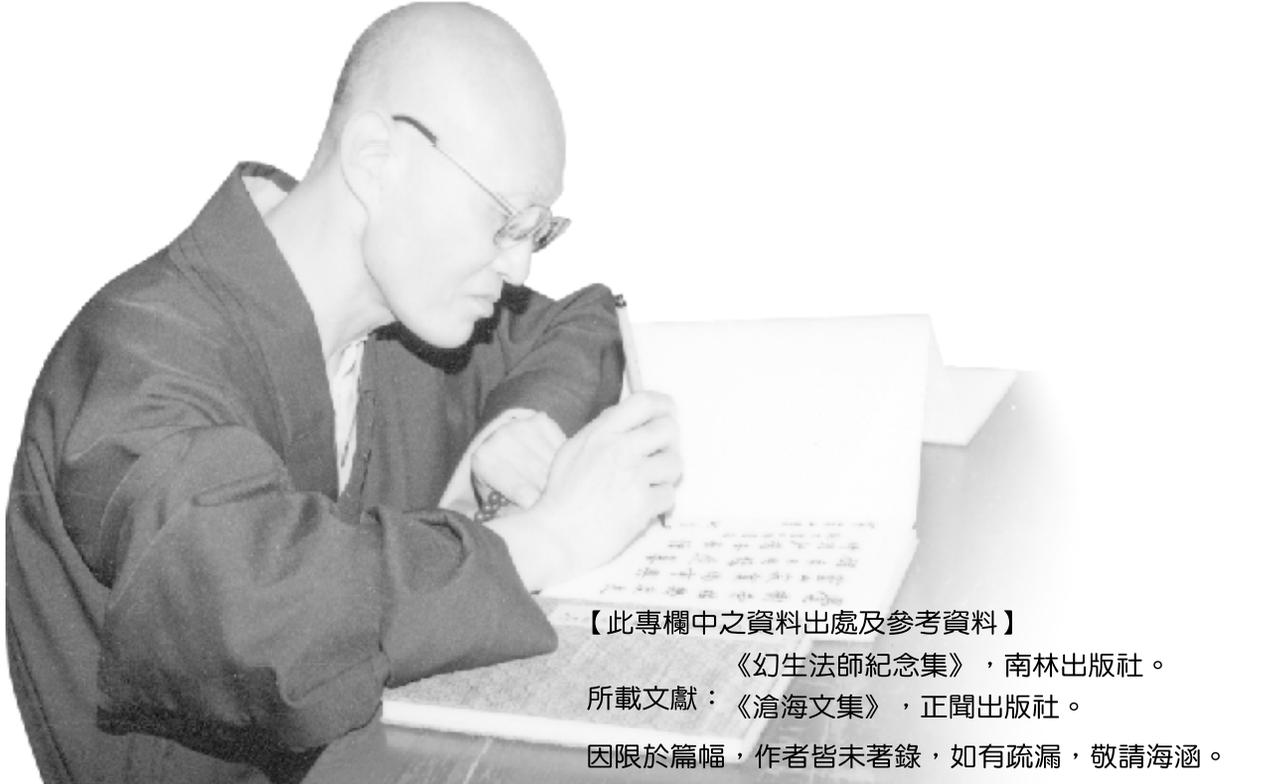
藉此啟發，始終相信，如此的思維可以立即洞察，什麼才是當下為最緊要的，時間流逝如飛，然而，雖是如此，只要內心明知，發心只是為人本份，不為求取什麼，做任何事都能靜慮明心，就不會有所遺憾——任何遺憾。

回顧幻公七十五年的歲月故事

夢痕幻生

道別之後的夢痕，平平淡淡的來，平平淡淡的去，然而在這一一生中切實不平淡是誰影響著他的人生方向？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演繹著長者風範，《滄海文集》透露著平實的真性情，秉持「佛法弘揚本在僧」之宏願，如何向智者學習，了解他的理想與抱負，讓我們一同再次走入幻生的世界，體驗無我的精神。



【此專欄中之資料出處及參考資料】

《幻生法師紀念集》，南林出版社。
所載文獻：《滄海文集》，正聞出版社。

因限於篇幅，作者皆未著錄，如有疏漏，敬請海涵。

重讀幻生長老的一生



▲ 1996年於中華佛教學院

德育齊躬行

回眸幻公的這一生，有學養，有膽識，有熱誠。深研佛學，而不為名利，甘於平淡清苦，從教育後進中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與樂趣，在他的思維模式有著影響的有二：其一是初渡來台所親近的慈航菩薩。慈公培育僧青年的胸懷，對於身歷其境的幻公而言，總是難忘的記憶。其二是後來所親近的印順導師。在福嚴的日子，導師的人格學養及睿智，始終是幻公效法景仰的對象。據印海長老說：

「幻生法師一生當中都是不斷的在學習並從事教學、寫作的工作。雖然他為人很沉默，但是不講則已、出口皆一鳴驚人。曾經在《海潮音》月刊上與樂觀老法師有所論戰，可見他知識的豐富，尤其是在於佛教歷史的部分。幻生法師受到慈航菩薩與印順導師的感召，在教理上是非常的積極努力，為人方面則是與人不計

較，與慈航的理念很相近。他在文章方面則是就事論事，據理力爭。總而言之，幻生法師在為學、修持，以及教學方面，都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見賢思齊，幻公可以說是匯集了這二者之精神中樞，培養僧才，是長者們共同理念，幻公常說：「佛法的命脈在於僧，將來的佛教興衰與否，全賴下一代的僧青年。造就僧才，欲成道器，須全程栽培，要讓他們無後顧之憂。欲辦僧伽教育，絕不可短視近利，必須高瞻遠矚，盡心盡力，周全規劃，令僧青年能受到一貫的養成教育。如果只是短程培育幾年，畢業後，他們既要覓尋他處，又要為衣食奔波，如何作研究、養道？我深知箇中滋味。希望未來的僧青年有一處較舒適、完備的研究環境。」

除了感恩法乳之恩而立於身教之外，每次返台，幻公必定探望印順導師，請安之餘互敘近況，或是佛法請益。長老是個極念舊之人，常提及早年續明法師與演培長老在台時對他的關懷，回福嚴精舍，必到福慧塔院瞻禮故參，倘若前往汐止彌勒內院，頂禮慈公法相已成習慣，以感念昔日濟助之恩。對師長之虔誠，可謂潛移默化的身教。秉持著「佛法弘揚本在僧」，端正僧格的建立，經常教誨：『出家人要深明因果，從戒定慧修學，做一位人天師表，護教護僧，弘揚正法。佛教的入世法倡大仁，出世法行大智。大仁即：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有此體認，就不會做出損人利己、破壞團體的事。大智即：「平等無二，等無差別。」明了此理，身心全然投入奉獻社會與教團之中，當下即可磨練成對境而心不動的情操。一來可廣濟眾生，福慧雙修，二來更不會因社會的變遷而隨波逐流了。這樣才能找回人生價值，也才是佛子應有的行為。』從這啟蒙中，相信長者的悲願，切身所能感受得到的，除了耳提面命的善誘，我想菩薩從不為己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仰，為傳法脈，無論是身教、言教之行儀，又或者是人間菩薩思想之弘揚，所展現的可說是如菩薩般現身說法。

亮節一生·潤澤學子

在人們的心中，他為當今佛教界注入一股清流，寧靜致遠，與世無諍，不喜熱鬧繁雜；他深入經藏，手不釋卷，以讀書寫作為法樂，專精於唯識思想。生性內向的他，在遺囑中記述著：「平平淡淡的來，平平淡淡的去，度過平淡的一生。」心境是這般高風亮節，回憶良師如悟長老說道：

「有時候我直敬愛的幻師，真可以用一句『一塵不染』來形容他——甚麼是『一塵不染』？是對於外境的一切形相，不會產生偏差的欲念，幻師確實就是這樣，守得住孤獨，經得起寂寞，看起來那樣地淡然、無求，一切是『一塵



▲ 上課一景

不染』。就連平時在教唯識時，吐露的口吻，提示的清澈，意境的深遠也是如此。有一次幻師怕同學們疏懶努力不足，或祇冀天助，向我們提到詩人白居易的詩句：『朝不拂雲花，暮為委地樵，寄語立身者，勿為柔弱苗。』這話堪似暮鼓晨鐘。更說明『能自助者，天必助之。』

人要是存心冀求助力的話，惟有求助於自己的雙手，「雙手萬能」才是最可靠、最迅速的途徑。比方說：強健的體魄，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惟有自己去鍛鍊，憑持著不懈的努力，天天不間斷地做去，始能達到目的。絕對沒有可以坐著不動，而由別人來幫助你，代替你實現的。又告訴我們：「人莫不想要搏人之尊敬，而尊敬的本身是不含一點虛假成份的。」老師說的對，一個人要想知道他有無尊嚴，祇要捫心自問，就可以一清二楚，根本關鍵還是在他自己身上。尊嚴的基礎，完全要靠自己的力

氣去堆砌起來；惟能自食其力，才能樹立尊嚴；惟有自力更生，始克受人尊敬；惟有被欺凌、被侮辱之後，打落牙齒和血吞，而感椎心之痛，方足以語維持尊嚴。」

好一句「晨鐘暮鼓」，激勵著沉睡的心靈，哲人之語，教澤猶存，常言道：「有守有為，莫負持躬本領，正人正己，須明入世規模，仰百尺蒼松，究竟人生須自立。」或許這就是自我增上的意義。敦情話故舊，師生之厚誼溢於言表，雖然幻公在自我評述中，是這般的形容自己「平淡中度过這一生」，但是傳奇一生卻實不是那麼的平淡，為人師表，堪稱「良師典範」。幻公自幼詩禮傳家，雖然年少時期，生逢亂世，由於深厚的家風淵源，十二歲依止守戒長老出家後，立志勤奮向學，在受完圓滿具足戒，前後就讀三所佛學整院，也為往後的人生奠下了深厚的基礎。於民國四十三年至五十六年間，親近印順導師共計十四年之久，其間亦擔任教學與《海潮音》月刊的編輯，所以幻公的德望，堪說是作育功高。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值得人們學習與緬懷。

生活中的長者風範

在這世上，很少有人能像幻生長老那樣認識物質的特性，並使物質發揮最大的功能。換言之，不論體內器官或是身外物質，都能使用得淋漓盡致。

他對弟子說：「常開水龍頭會減少水龍頭的使用壽命，所以每次開水龍頭，就將一天要使用的水量，用水桶保存，再用瓢舀出使用，即能減少水龍頭的磨損，也能節水。」每次煮飯菜都是小心翼翼，不使菜湯溢出，務必使爐灶隨時保持乾淨，以防生鏽。

印象中長老的生活起居，每一樣東西都是有條不紊的，最明顯的是長老每看完報紙，他一定折回原來的樣子，而且排列得非常的整齊，然後交給慈濟資源回收，一日未漏，可見老人家的心思縝密。略見行持，例如烹煮大鍋菜、羅漢齋，準備多樣的材料、分量，下鍋次第，溫度火候，時間的控制，一一詳細分析，而每次洗東西的水，都必須存入桶內，以作為澆樹之用。長老的節約、惜福是弟子們無法望其項背的，原來他省下的每一分供養，都是為了儲備僧伽教育基金。

幻公除了認識物質功用，對他身內的器官亦非常了解與保護，更令人讚歎。就以他二十年前所換取的心臟瓣膜來說，一般而言只有十年的壽命，但奇蹟般的，在他老人家的細心照料，竟然足足使用了二十年，雖然體弱多病，可謂集百病於一身，這數十年除了肝病纏身，胃亦切除三分之二。但是這些不健康的器官，卻也物盡其用，或許這完全歸功於長老的醫藥知識及禪定功夫。

另在遺書中幻公特別囑明：「往生後不登報，不發訃聞，不收奠儀，不收聯幛，不收花圈、花籃，不請人封棺說法，不說法舉火。」如說「面向死亡的灑脫自在」，無聲的說法，這即是修行功力的展現，清楚而自在的幻公面對生死業報的無罣礙，這又是另一番的典範，特別是將身後事處理的條理分明，並將一生所蓄的房產、遺款，分配用於培育僧才，一分捐給福嚴佛學院，另一份捐南林精舍作為講堂，造福後人，充分地發揮了出家人最崇高的教育家精神，由此種種世範來看，生活勤儉，為教育，付出無盡的辛勞，待人寬厚，此舉堪為人天師表。



▲ 與演培法師合影

聆聽幻生之音

有時聆聽著；靜靜地體會「法」的樂章，祥和與寧靜，身心靈受益總是讓人回味，據說太虛大師在抗戰期間，曾一度到印度靈鷲山，有感而發地寫下一偈：

覺樹枯榮幾度更 靈山寂寞待重興

此來不用傷遲暮 佛法弘揚本在僧

從這偈語中，所體會的彷彿太虛大師在述說著，年華漸去之慨，悲嘆之時，卻又勉示著，重興如來遺教之志業。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佛教出現不少逆流，如何能夠為佛教、為苦惱的眾生做些什麼？不為專承一宗的胸懷，為整體佛教而自行化他的風範精神，明燈的指引，鼓舞著人們，斯文之選讀與大眾再次分享佛教界的省思。

佛法弘揚本在僧

自我的期許

我初進佛學院求法的時候，就讀到了這首太虛大師的詩。四十多年來，逃難播遷，顛沛流離，我常常會背誦這首詩。尤其想到現階段中國佛教的許多問題，以及個人的種種問題，我更會念起這首詩來。從這首詩裡，我彷彿見到太虛大師莊嚴懇切的訓示和慰勉，消沉了意志，又重新得到鼓舞，回到我的研究佛法的崗位上來。

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

佛法的興衰，關係到每個出家人的榮譽問題。佛法的興盛，固然是每個出家人的榮耀；佛法的衰敗，自然也是每個出

幻生

家人共同恥辱。佛法的盛衰關鍵，是以出家人為主體的。出家的目的，便是投身到佛教的教團裡，奉獻自己的生命與才智，讓佛教能夠普遍弘佈世間。如果每一個獻身到佛門裡的出家人，時時刻刻以佛教為重，以佛教的整體利益為利益，注重個人的品德行為，從事教義的鑽研與弘佈，對教團有其向心力，結合大眾的才慧，分頭並進，佛法自然會興盛的。反之，如果來到佛門裡的出家人，不以佛教為重，完全以個人的利益得失為對象，更無視於品德行為與教義研究，以非法代替正法，呈現千奇百怪的現象，這樣的佛教，一定會衰落的。

鑑往知來·重新出發

佛教傳入中國，有一千數百年歷史，在這段長久時期裡，它經歷過興盛與衰落的過程。中國佛教史上有著「三武一宗」的法難，每次法難的形成，自然有它主觀與客觀的多種遠因和近因。我們冷靜地分析研究它的起因，無庸諱言的，佛教內部呈現著許多矛盾問題，而導致外界的法難產生。這也是荀子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過去的歷史是面最好的鏡子，可鑑往知來，不致重蹈它的覆轍。

胡適之寫神會和尚傳記，將神會和尚誇大得太過分了，我們從整體的佛教歷史上來分析研究，我們對神會的看法，與



▲ 右一為印法長老、左一為幻生長老

胡適並不相同。安史之亂，神會助朝廷廣售度牒，籌募軍餉，這是他個人對朝廷的貢獻；後來他被請到皇宮供養，是他個人的成功。但對整體的佛教而言，由於神會廣售度牒，而僧制的廢弛，流進大量的蛇龍混雜份子，為唐武的會昌法難種下遠因。任何一個行為，都有它的價值存在，這種價值的好壞，只有看當事者當時思慮的層面來決定了。

依師志為己志

近代的太虛大師，是以復興中國佛教為己任的，他的一生，處處都以整體佛教利益為前提，他沒有為個人打算，更沒有走個人的英雄主義之路。一九四二年，政府頒佈了苛擾寺僧的法令，太虛大師逼不得已，上書國民政府蔣主席而作悲憤陳詞：「危亡佛教以斬絕太虛第一生命……太虛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今全國佛教達到危亡關頭，亦即太虛生命臨於瀕絕之際……絕不能坐視寺僧摧剝，佛教危亡，而再靦顏苟活於斯世也。」

讀了太虛大師的這類文字，使我不能不五體投地的敬重太虛大師，他實在是個了不起的偉人。中國佛教假如能夠多幾位這樣的大師，也就不是目前的這個現象了。「佛法弘揚本在僧」，我永遠記著這句詩句，做自己努力的目標。



滄海明燈

慈航菩薩與印順導師兩位都是造詣深厚的佛教泰斗，亦是幻公長者的良師，雖然各自耕耘的園地有所不同，但是待人處世的態度卻是不謀而合，兩相比較，頗同相似。其人間菩薩思想，對幻公長老而言有著深遠的影響，益友的共勉，也化成了法與法相應的增上緣。

人們常說「書如其人」，讀《滄海文集》，正如他的著作是那麼的端正，崇實，平易近人。幻公寫過不少自勉勉人的好句，自重則威，知止知定，內容真善美，更表現出人格的修養。他不苟言笑，但謙和慈祥，淡泊名利，虛懷若谷，所記述的著作都是難得精選佳作，任教於福嚴學舍，暇時又為《海潮音》、《菩提樹》等佛刊撰稿弘法，一直

到離台後赴美，開闢別一弘法天地，所收錄的佛法精要與翻譯作品等，內容十分豐富，作者的研究方法，由史料佐證，旁徵博引，字句鏗鏘有力，既有宏觀的總體概括，也有具體的分析釋例，充分的體現長者對佛法的總體觀照。

幻生著作年表

時間	名稱	集存：滄海文集
民國55年 1966	悼續公·憶往事	(中)，海潮音月刊
民國56年 1967	世親及其著作	(上)，慈航雜誌
民國58年 1969	太虛大師與蔣(介石)總統 交往之經過	(中)，慈航雜誌
民國59年 1970	讀「傳記文學」有感	(中)，菩提樹月刊
	阿里山紀遊	(中)，獅子吼月刊
	一個偉大的留學僧——玄奘	(中)，中央日報副刊
	從研究玄奘大師歷史說起	(中)，菩提樹月刊
	遙寄獅城	(中)，菩提樹月刊
	寄向東瀛	(中)，菩提樹月刊
	哀念賈懷謙居士	(中)，菩提樹月刊

民國60年 1971	敬業與自修	(中)，菩提樹月刊
	我所知道的慈航法師	(中)，慈航雜誌
民國61年 1972	永遠在我心中的續明法師	(中)，獅子吼月刊
	校讀《大唐西域記》之後	(上)，菩提樹月刊
	《禪學隨筆》讀後	(上)，內明月刊
民國62年 1973	我對編譯《佛教大辭典》的一點獻議	(中)，菩提樹月刊
	訪問優曇法師	(中)，內明月刊
	關於《釋摩訶衍論》及其它	(上)，菩提月刊
	論《大乘起信論》作者與譯者	(上)，菩提月刊
	<馬鳴菩薩傳>讀後	(上)，菩提月刊
	我讀「因明學的評價」	(上)，內明月刊
	見於唐代經錄中玄奘經錄之研究	(中)，菩提樹月刊
	我與信行和尚	(中)，菩提樹月刊
	從瑜伽佛教教理史上看世親之地位	(下)，內明月刊
	從淨土教教理史上看世親之地位	(下)，內明月刊
民國63年 1974	《大唐西域記》譯撰問題之我見	(中)，東方雜誌
	世親對於法界緣起論的看法	(中)，獅子吼月刊
	世親對萬有實相論的看法	(下)，內明月刊
	世親之證悟思想	(下)，內明月刊
	世親之破斥思想	(下)，內明月刊
	世親思想體系之修行論	(下)，內明月刊
民國64年 1975	唯識語義及其宗名	(上)，內明月刊
	關於佛典梵文原典原語問題	(上)，內明月刊
	諸法分類與唯識所變	(上)，內明月刊
	提婆及其論典	(上)，內明月刊
	悼念達隆住持	(中)，菩提樹月刊
民國65年 1976	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	(中)，內明月刊
	關於《圓覺經》問題	(上)，內明月刊
	宗密荷澤法統辨	(上)，內明月刊
	我底答辯	(中)，內明月刊
	宗密之傳記及其著作	(下)，內明月刊
民國66年 1977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	(下)，內明月刊
	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	(中)，內明月刊
	閒話編刊及其它	(中)，內明月刊
民國67年 1978	我對道安長老的哀思	(中)，菩提樹月刊
	宗密之禪宗史觀	(下)，內明月刊
	學佛的二個條件——解與行	(中)，菩提樹月刊
	弘一大師辭宴詩的歷史真相	(中)，菩提樹月刊
	我底請藏因緣	(中)，菩提樹月刊
	請卍續藏的經過	(中)，菩提樹月刊
	慶祝佛誕節感言	(中)，菩提樹月刊
	讀《大唐西域記》	(中)，內明月刊
	五臺山曲子六首及其他	(上)，菩提月刊
	我與東初長老	(中)，菩提樹月刊
記海仁長老	(中)，內明月刊	

民國68年 1979	《東初老和尚永懷集》讀後	(中)，菩提樹月刊
	見於敦煌卷子的古代戒牒問題	(上)，菩提樹月刊
	談「押座文」	(上)，菩提樹月刊
民國69年 1980	關於「頻娑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	(上)，內明月刊
	介紹《心海集》	(上)，內明月刊
	彌勒信仰及其應化事蹟	(上)，菩提樹月刊
	休士頓之行	(中)，菩提樹月刊
民國70年 1981	從「荷澤和尚五更轉」寫起	(上)，內明月刊
	王梵志詩校錄	(上)，內明月刊
	敦煌佛經卷子巡禮	(上)，內明月刊
民國72年 1983	憶宏量法師	(中)，香港佛教月刊
	我讀敦煌卷子的因緣	(上)，內明月刊
民國74年 1985	越南難民營訪問記	(中)，內明月刊
民國75年 1986	一個別具意義的祝壽集會	(中)，內明月刊
	《解深密經圓測疏》全本之出版	(上)，內明月刊
民國76年 1987	我底幾點建議	(中)，獅子吼月刊
	記太虛大師上生四十週年紀念集會	(中)，內明月刊
民國77年 1988	從心隨境轉說到境由心生	(上)，內明月刊
	忠告與期待	(中)，慈濟道侶月刊
	<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讀後述感	(中)，獅子吼月刊
民國78年 1989	關於順治皇帝出家問題	(中)，內明月刊
	讀《弘一大師年譜》	(中)，獅子吼月刊
民國79年 1990	記多倫多來去	(中)，內明月刊
	悼念熙如法師	(中)，內明月刊
民國80年 1991	為印順導師說幾句公道話	(中)，獅子吼月刊
	鄭板橋的生平與佛教	(中)，獅子吼月刊
民國92年 2003	譯者序	(下)
	滄海文集自序	(上)
	回憶福嚴五十年	福嚴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 註：
長老的部分作品不知著於何時，分別集存於《滄海文集》。
- 1、前記，論世親出世之年代(上)
 - 2、原始佛教的三法印(上)
 - 3、唯識所變(上)
 - 4、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中)
 - 5、我所知道的續明法師之病(中)
 - 6、阿毗達磨之起源及其成立(下)
 - 7、從小乘佛教教理史上看世親之地位(下)
 - 8、自然法與法(下)



門未鎖，請進來——與幻公和尚佛法問答

Q 學習佛法要如何了知對「修持過程特殊現象的認識」？

A 人與人的心靈交感是有的，另外一種是偶然巧合現象，不要看成重要。學佛的功夫在斷煩惱，有的智慧是根本。學佛正常道路不著重在心靈交感，不著重在神通。佛最重要的一通是漏盡通。煩惱斷盡以後的神通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點。

感應在佛教是有，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同樣讀一部經、持咒，這個人有感應，另一個人就不一定了，好比藥的特性，有時因個人體質差別，所得功用與療效就有所分別。再說有關宗教經驗因人而異，而且不

隨便自說體驗，說了別人不見得認同反成為障礙。但不要隨便否認別人的經驗。如果感應是偶然的現象，不是經常的，應保留，經一段長時間的考驗其真實性。天台宗說：「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大妄。」不隨便見到什麼就說出來。

Q 請老和尚談心的作用？

A 將心固在在某個場合，為外物引誘，心就變化，人很苦，三心二意本身就沒有主宰了。本來是一家人，心一變成冤家了，家庭破滅無法挽救。

人的定義：是有人性的存在，只有人的形象，不具人性不能稱人。有時人性被隱沒，殺父母沒有人性是畜

生，十分鐘失去人性的存在，十分鐘失去的過程中就不能稱人。

接著談有關「罪」和「罪性」的區別。「罪」是因緣和合的現象。佛說：「歷經千百劫，所造業不亡；因緣聚會時，所造還自受」。「罪性」是罪的性質，有現象或沒現象有其性質。「罪性」具備空性，例如：社團是每個組織成的，一百個人聚在一起開會，各自回家後，這團體就沒有了，關係條件的形成現象是具空性的，有空性才能結合。

「罪」如果是實在的，關入監獄，也無法解決。如欠人家錢，還錢之後就無罪了。佛說：「罪或本空由心造，心若亡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實則名為真懺悔。」復次又說：「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能知」的心因「所知」而起心理現象，「能認知」的心與「所認知」對象兩者接觸，造成認知。「能認知」的心與「所認知」的對象，以何為主？以心為主。外在所緣境如果沒有認知的心，外在所緣境也不存在。例如昏迷死亡，外面所緣境一切都不存在。個人的行為由心主宰。

心生起，一切現象（有形、無形）生起；心不存在，一切外境不存

在。鏡中的人像，眼睛一張開，認知的心與鏡中人像同時生起，不是先有心，才看到人像，也不是先有人像，才有認知的心。

再舉例說，看不慣這個人，我要打他，打人是身體行為，罵人是語音的行為。為什麼要罵要打？因為討厭，不高興他，造成身、口行動，所以意業是根源。

如說明心被境轉：宋朝文學家蘇東坡自認有修行，被佛印禪師一句「放屁」就激怒，而佛印禪師以「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的詞句來提醒蘇東坡的修行境界。

Q 要採用怎樣方法才能掌握因明學的重點？

A 因明以悟他為重點，規則是因明的基礎、辯論的根據。二悟八義(註一)是因明所欲闡述的項目，亦即揭示了因明所欲研究的範圍。話說印度的民族好論辯，求證的原則就是因明學。新因明陳那論師，是印度因明學劃分的開始。當初世親的《唯識三十頌》，有十大論師的注釋，陳那就是其中的一位。新因明分三支：宗是指宗旨，人是死亡的；因是指人為什麼會有死亡，答案是：有生命；喻則是指比喻，如有情眾生等。

Q 怎樣深入唯識史觀及其哲學基礎？

A 世親論師八十歲造論，未寫註釋即往生，各家加以註釋，玄奘大師從十種注釋中，揉合集成為《成唯識論》，建立唯識宗。「唯」是遮無外境；「識」是能了詮；「唯識」是遮除外面一切境界，表現內在，破除對外境的執著。觀遍計所執、依他起、圓成實性是「識」。《唯識三十頌》特點在前六識見細相、見粗相，所以稱了別。第七、第八見細相，不見粗相。唯識、唯心大體相通，為何稱「唯心」而稱「唯識」？唯識有漏的因位上；唯心有漏的心識到達清淨果

位。心（阿賴耶識）：執持，煩惱斷盡就是真心，轉識成智無漏果位上，「心」通於妄心、清淨心；「識（了別）」：有煩惱、虛妄的識。「識」較狹，「心」較廣。講說唯識學上的功能（種子作用），宇宙是「阿賴耶識」種子顯現出來。「阿賴耶識」是生命的本體。真如佛性與諸如來的關係，清辯論師舉宗、因、喻。無漏種子有三種子：佛、聲聞、緣覺。（註二）

Q 行為的價值是甚麼？

A 行為是行動作為，身體的行為、語音的行為、心理的行為，不管在那方面都有其價值。在某種場合，所面對的

般若小滑鼠

註一

二悟：自悟、他悟

八義：自悟四義：真現量、真比量、似現量、似比量，是知識論範圍；悟他四義：真能立、真能破、似能立、似能破，是理則學範圍。

因明是研究「因」的學問，「明」是以闡明來引導進入正理，因明的目的是立正破邪，使人思想分別清楚，內容大部分是傳統形式的理則學，小部分是知識論。主要的任務在闡明具備怎樣的條件纔能成為正因，不致淪為似因。

註二

宗：真如佛性有為空。

因：緣生故。

喻：似空花。

聲聞：一品一品斷，鈍根。

緣覺：八十一品一下斷，利根。

天台宗分：一、煩惱障（聲聞、緣覺已斷）：見惑（粗）見道八十八使，粗感情、見解。思惑（細）修道八十一品，細感情、見解。

二、所知障：思想觀念，難斷（佛已斷）。

對象不同，有其不同的行為價值。在公園出入舉止粗野沒有不對，但在要求嚴格的場合，必須禮貌。

佛教講行為就是業，活動是身體的行為（身業）、口業、意業是行為所留下的痕跡稱業痕。譬如殺人，若沒人見到，從相關的事情可推知還是存在的。語音活動也是一樣，過去講的話，別人還會講你，過去講的話，語言留下的痕跡不是眼睛可見的，還是留下痕跡。內心的話也是一樣，心想救人，外人見不到，發的心還是存在。孔子曰：「一言而喪邦，一言而興邦。」一句話使國家滅亡，同樣一句話說得人笑。學佛以後，每一句話要思考一下，講過後的後果怎麼樣？被罵不能接受，自己講的話也讓人不能接受。

佛教稱人受果不同，有「引業」；由於造了人的因，果為人；有「滿業」，由於很多圓滿人身的因素，如每個人的智慧與財富不同。

Q 問《維摩詰不可思議解脫經》的解釋？

A 經題所謂「不可思議」，意思就是接受以後，再把它講出來。譬如觸電，當手觸電時一剎那過後，觸電的感覺已過，內心分別以後說出來。最初接受是一種感受，沒有語音說

明，有語音已是分別。修行體悟某一理論是無分別。知識的層面不同，知識層面高是很平常，一般人覺得不可思議，譬如表演魔術，懂魔術的人不覺得稀奇，不懂的人才覺得稀奇。

「解脫」如把束縛身體的繩子解開。內心煩惱靠智慧，不了解事實的真相才有煩惱，看破了，了解是菩提，有「慧解脫」心才能解脫。

「解脫」分兩方面「解脫慧」、「方便慧」。「解脫慧」，是直接證悟的真理不能以語言描述。「方便慧」，方便以譬喻來引喻人慢慢了解。

研究所教授與教授說的話，學生聽不懂。方便本來是一種「慧」。祇有方便沒有「慧」非常危險，方便有慧本身不會變化。譬如出家人除非對佛法有了解，個人德行相當有基礎，否則要度眾生反被眾生度了。只有方便見不到真理。

Q 談談師父對生死與帶業往生的看法？

A 每個人的一生是奇蹟，種田的人翻泥土、插秧、小稻苗一點點漂在水面上，弱不禁風，一日一日壯大茂盛，各自開花結果，漸漸稻穀開始發黃至穀子倒下，這就是植物的一生。

當下大雨站在窗口向外看，路積水，形成水泡。水泡停留時間長短不一樣，水泡被雨點打到就破掉，沒有雨打到就跟著水流走，在空氣潮溼處就停留長一點。看這些，想些問題，生命的存在與水泡一樣。為什麼要觀察呢？《金剛經》上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宇宙一切歸無常，死亡是很正常的一回事。一般人怕死怕得了嗎？死是個事實，接受事實，比較正確，祇有生沒有死，就沒有空間。

有關大家議論的課題，往生極樂淨土是帶業往生呢？還是消業往生呢？

以《觀無量壽經》所說修行觀佛相好、佛的淨土，觀想成就生到極樂淨土，罪消除，從文獲知消業往生。譬如在台灣債務還清，台灣不會有人要錢，消業往生。觀想佛像成就如何消業，《經》有觀相產生無漏智慧，觀察到內心沒有煩惱，無漏慧生起，業消除。業感果要有因緣，許多煩惱來支援，業才能產生果。黃豆沒有泥土、水不會生果。此為消業往生。

那麼以上一生造的業，將感果了，再去極樂世界不可能，這一生造

的業什麼時候感果呢？不可能都在這一生感果。上一生跟著許多不同種業到此生來，業強有力帶到淨土感果，淨土清淨沒有這許多煩惱滋潤，聽到也是清淨的聲音，沒有因緣會著，時間久就消失，不消失也會轉成清淨，業完全消除生到佛國不可能。此為帶業往生。

Q 有人會否定前生因果的問題？

A 因為人的思想一念一念，想這個，忘記那個，人的心用一，不用二。少數人能夠知道，在因緣聚會時才知道。舉實例：在中國大陸近代兩位先生碰巧遊訪過去生的居所。



▲ 2001年講「無常的人生觀」

譬如隔代遺傳白人生出黑人小孩的實例，都是因緣聚會，不可說沒有。業力存在沒有因緣條件就不感果。譬喻黃豆子播撒在泥土上，經澆水、陽光、肥料、發芽、長黃豆。黃豆子放在石頭上沒有泥土、水分就不會生長。

同樣的，生命結束時，最後的那一刻最重要，痛苦難過，別的事忘掉，平時沒有念佛、觀想佛的習慣，往生時要念佛的心，生起功能很小。舉例：當家師投胎為小牛，還惦記前生事的公案是同理的。

Q 修行應注意的事項有那些？

A 做事有頭無尾，內心混亂，改變為內心寧靜，專注某一事上。反省自己生活是否懈怠？時時刻刻警覺人前人後一樣。內心的改變才是真正的改變。

佛教徒具體形相讀經、拜佛、靜坐，但是有點小事就激動，遇到一些事與人爭，不乾淨話說得出來，沒有真正得到修行的好處，不是修行。

智慧才能了脫生死，內心的修行長時間的觀察才知道。真正有

修行的人不隨使用語言表達在外面，因為修行是個人的事，不是做廣告，修行用功是個人的財富，有錢的人沒有必要表露在外面，表面上表露可能是騙子。有人問平時做什麼？有何境界？才略講。很平實的人不打知名度，做排場的人修行有問題。

Q 學唯識對修行或煩惱的對治有什麼幫助？

A 唯識學的根本思想，是說明一切法「不離識、識所變，離識非實有」。一切法都是由心識所變現，而呈現於外的。「識」是我們的認知作用，一切外境的存在，不離認識的心。多認識自己的起心動念，才可以減輕煩惱。

學佛要先學做人，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修行是累生累世的功課，在



日常生活應常保持內心的寧靜，時時關注於佛法中，隨時與佛法打成一片。加以禮佛、誦經、靜坐等行為，煩惱自然會慢慢減少，智慧自然增長，以這一生修行的智慧就是來生修行的資糧，這樣人格的向上提昇，累生累世增長，所得的智慧最終得以成佛道。

修行的功夫在於放下與培養。心所的產生都有其因緣條件。修行是「四正勤」的展現，進而能培養「三十七道品」的種種資糧，方能轉識成智。任何能讓心安的方法，都是入門的好方法。心能夠安定，我們方有能力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也方能辨別念頭的屬性，它們的努力是不是貪、瞋、癡；或是善心所，對於初學者面對煩惱的念頭，要如理思惟化解，每天要不斷地培養善心所。除了從教理或歷史的觀點，了解整個佛法理路的緣起觀，最重要的是親身體驗，方能契理。

Q 菩薩精神應具備條件有那些？

A 大乘佛法以大悲為根本，如說無悲，一切皆無根本了，說無悲，只成兒戲的言說。所以諸佛菩薩，皆正答以悲建立菩薩菩提。在勝義這一方面可以這樣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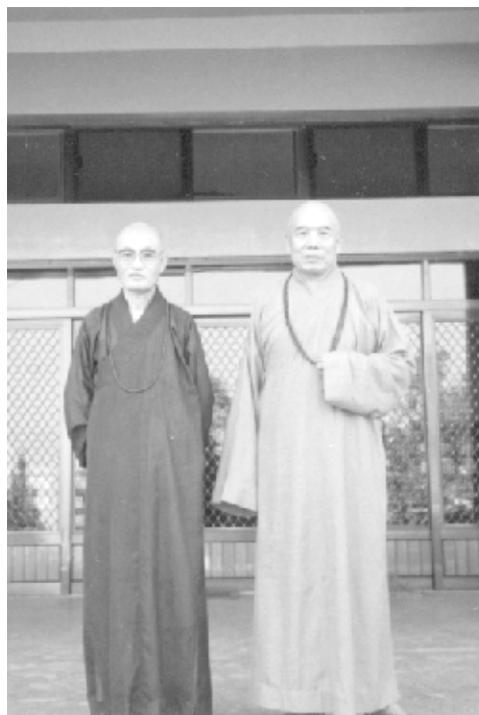
- 一、因——菩提心——一切要先發菩提心。
- 二、究竟——惟有大方便才能究竟。
- 三、根本——大悲——是一切諸佛菩薩功德之根本，是般若之母，是諸佛祖母。
- 四、菩薩以大悲為般若——惟大悲乃能具一切智智。
- 五、以般若為作佛——惟具一切智智才能圓滿大覺而成佛。

因此，要懷有「悲迫」之心，與「悲悽」之念。什麼是悲迫呢？

即，悲願力迫緊的時候，連生命也不得不施，所以業力誠然大，但不如願力大，由有願力再加迫緊之威力，這正是由於悲力啊！這正是大雄精神的悲迫啊！

其次，什麼是「悲悽」呢？。無可否認地，人世間，正有無數的淒

苦，伴隨著一刻不停留，尤其具菩薩行，更要擔當眾生的淒苦。孟子也



▲ 於福嚴精舍與真華長老合影

福嚴佛學院

96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一節 07:40 08:30	大班會 / 小班會	空之探究 (開仁法師) 俱舍論研究 (廣淨法師)	十住毗婆沙論 (厚觀法師) 十住毗婆沙論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研究 (溫宗堃老師)		
第二節 08:40 09:30	成佛之道(二) (淨照法師)	人間佛教論集 (如正法師) 空之探究 (開仁法師) 俱舍論研究 (廣淨法師)	十住毗婆沙論 (厚觀法師) 十住毗婆沙論 (厚觀法師)	唯識學概論 (安慧法師) 雜阿含經研究 (溫宗堃老師)	瑜伽菩薩戒 (如正法師) 攝阿毗達磨義論 (大乘法師)	法句經 (齋因法師)
第三節 09:40 10:30	成佛之道(二) (淨照法師)	人間佛教論集 (如正法師) 空之探究 (開仁法師) 俱舍論研究 (廣淨法師)	十住毗婆沙論 (厚觀法師) 十住毗婆沙論 (厚觀法師)	唯識學概論 (安慧法師) 雜阿含經研究 (溫宗堃老師)	瑜伽菩薩戒 (如正法師) 攝阿毗達磨義論 (大乘法師)	法句經 (齋因法師)
第四節 14:00 14:50	佛學日文 (楊德輝老師) 大乘起信論 (純因法師)	英文 (祖蓮法師) 英文 (祖蓮法師)	巴利文 (溫宗堃老師) 巴利文 (溫宗堃老師) 巴利文 (溫宗堃老師)	印度佛教史 (祖蓮法師) 菩提道次第廣論(二) (能海法師) 菩提道次第廣論(二) (能海法師)	禪觀實習(二) (大乘法師) 禪觀實習(二) (大乘法師)	
第五節 15:00 15:50	佛學日文 (楊德輝老師) 大乘起信論 (純因法師)	英文 (祖蓮法師) 英文 (祖蓮法師)	巴利文 (溫宗堃老師) 巴利文 (溫宗堃老師) 巴利文 (溫宗堃老師)	印度佛教史 (祖蓮法師) 菩提道次第廣論(二) (能海法師) 菩提道次第廣論(二) (能海法師)	禪觀實習(二) (大乘法師) 禪觀實習(二) (大乘法師)	

【星期一至星期五16:00-16:50出坡】

【雙數週星期六下午14:00大出坡。】

如是我聞——幻公長老談「空」



壹、引言

誦經容易解經難，人人會讀佛經，但各各對佛教的特質，對空義總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領。幻公以生活實例，深入詮釋「空」的甚深意義，獲益良多，特將幻公談空的內容整理，共沾法喜。

貳、空與宇宙現象

宇宙中所有物質現象及精神現象，分析到最後都沒有有一個永久不變的原則，所以稱「空」。我們所見的東西，不管大小，都是因緣關係與關係，條件與條件的結合，在此結合物中，要找永恆的東西是找不到的，故稱空、無常。

宇宙所有現象，分析到最後只一個關係，有關係才有存在的現象，沒有關係即沒有存在的現象，譬如男女因結婚的關係，才具有法律約束的存在「有」，一旦離婚後，就再也沒法律的約束了。空，此種關係也是由重重關係而來的。佛教講緣起，如《阿含經》云：「有因

黃書琅整理

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世間滅。」譬如以水為例，早上滴一滴水在杯子中，到晚上水滴不見了，因水被蒸發到空中，而不復存在杯中，所以水非真實性的東西。但如說水非真實性的東西也不對，因人需要水，三兩天不喝水的人會脫水而休克，所以水也不能說是不真實的。如洗衣用水去污，也是真實的，水如非真實的，那麼人掉入水裡應不會被淹死、洪水應沖不走房子、橋樑等大建築物，但是如果水是真實的，那麼水應圓融存在。

宇宙一切物質分析到底，只是原子與電子，從外表看是有真實的，內部卻無實體存在。表面看來一樣，其實內部卻不斷的在變化。蘋果表面好好的，幾天後裡面就會爛掉，這就是物質的沒有實體，亦所謂無常性。

動物有生有死，植物有生有滅，生命有長有短，神木生長千年，最後還是壞死，礦物也有生滅，大地震能改變一切，古云：「滄海變桑田，桑田變滄海。」地球也是不斷的在變化，只是大地生存時間長，人的生命短，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而已，過去我從大陸來到台灣，親近慈航法師，住在汐止，慈航法師圓寂前，交代坐缸，缸底放木炭，當時是農曆四月天熱，外面沒有放石灰包（所謂石灰包即是用紙包石灰，塞在人體四周），慈航法師指定將遺體埋在後

山，三年後打開，如身體不壞，即裝金，否則土埋。當時在挖土埋缸時，挖出許多貝殼，此即證明汐止在很久以前是在海底，因大地震而浮到地面上，可見地球也不斷的在變化。這說明了世間無常，今天是高山，明天可能變滄海，這一切都是無常性，也就是空性，或稱空相。

參、相與性的分別

相與性有時相同，有時不同，相與性又如何區分？從外表，有形象可見的叫做相，凡有相可見的東西都有性在。人有人相亦有人性，人相有具體的東西可見，人性沒有。但是人或可借由行為、姿態間接表現出來。譬如母愛，可從一位母親的行為中看到一樣。人從行為中，表現出人性；動物亦從行為中，表現出獸性來。每一樣物質，不論有情、無情，都以它的性來取名，火性為煖性，如火失去煖性，就不能稱為火，每件物質都以性來演繹它的名，水性潮溼，故名水，如水乾燥，就不能稱為水。

肆、以無常、無我詮「空」義

佛教講一切東西都是因緣結合，稱為緣起。凡緣起的東西即不永恆、不究竟，稱為無常、無常性，也就是「空性」。所謂「空」，並非分析到最後沒

有了才叫做空，應該見到東西就知道東西的無常性，這才叫做「空」。人、動植物、礦物的無常性都是一樣的，這個無常性是不變的、永恆的。

宇宙間一切物質都無常，我們只見表相，即認定是真實的，那是完全錯誤的，到海邊看一波波的海浪，後浪推前浪，不停的在動，海水是動的嗎？非也！海水本身不動，由於空氣的流動與海面磨擦，造成波動的现象。地震和火山也會造成海浪、海嘯，所以海水的波動是外在力量所引起的表相，海水本身是靜的、是不動的。

佛教講實相、一切法空性、無常性、無我性都是一樣的，一切法的本相就是空相，我們所見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相，都是因緣結合的產物，此種結合物是無常、是空性。

「空」這名詞也是假名，人類借語音來表達內心的思想、意思，但無論如何詳盡的描述，也不能完全表達事件的真實性。如一杯水是熱、冷，再詳細的描述，也只是一種大概的印象而已，到不如親自喝一

口，就完全清楚了，可見語言文字的表達是有限的。語言文字所表達也是假名，因為真的東西是沒有名的，禪宗說：「開口即錯。」一開口說明都不對，與原來之事實不符。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這個「空」也是假定的，非東西之實況，所以叫中道，即不落二邊，不偏有，也不偏無。有與無是相對的，凡是相對的，就不是真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是」即有「非」，都是相對的，有與無也是相對，即非絕對的，絕對的不落二邊，因緣和合即是空性，此空性即中道。

天台宗智者大師引用此文，提倡三諦圓融之理，即真、俗、中三諦，但是龍樹《中論》裡說諸佛以真、俗二諦為眾生說法，並沒有第三諦，也沒有中諦，中諦是智者大師發明的，這是智者大師的一點小錯誤，我們不能為這一點小錯誤而抹殺他的偉大，人總難免有錯誤。

無常性本身是實在的，還是非實在呢？無常性本身是永恆的，是不會變的，從過去到現在，以及未來都一樣，所以無常性是實在的。無常性本身即是一切法空性，《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也就是無常相。此空相、無常相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成佛即證悟一切法空性。



伍、法身與空性說

佛有三身：法身、報身、化身。法身佛，即佛悟一切法空性，即無常性、無我性，所以法身遍虛空，佛即無處不在。蘇東坡說：「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能悟到此，則處處皆佛。中國人求佛保佑，觀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千手千眼，但是宇宙如此之大，又有那麼多人，每個人都求，菩薩也難以應付。但成佛後有如太陽一樣，普照一切，此法身即將證悟諸法空性，以法空性為身。報身：即所受的果報身，佛有與人一樣的報身。化身：佛化為人，到人間度化眾生；或化為動物，到動物界度化眾生。

重要的是法身，證悟到一切眾生的法性，成佛即悟此法性。菩薩由初地到十地，到達初地時，即已悟此法性，只是一部分而未圓滿。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心又如何包太虛？一般眾生的心是有限的，因為眾生的認知有限，眾生的心知道的部分，心就到那一部分，沒認識到的，心就達不到那一部分。譬如我沒去過非洲，所以我的心達不到那裡，去過了以後就認識了那兒，心也就到那裡了。成佛後的心，就與虛空一樣，為何會虛空一樣？因佛證悟到的一切法的空性。一切法的空性即是宇宙有多大，法空性即有多大。能了解一切法的空性。一切法是因緣和合而成，其性

不可得，如能悟到此一切法空性，周遍整個宇宙都是一樣，證悟此點，即是法身佛。坐井底看天小，實非天小，而是井底反映之天小，是所見小之故。佛性廣大，眾生心所見小，是因無明、貪婪、愛恨在心，不能見法性，眾生心如星星，佛心如太陽，能普照一切。

陸、空與修習觀念的結合

空相為何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如何才能度苦厄？讀經人人會，但又如何相應、如何見性？世間的一切是因緣和合而成的，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世間滅。也就是說，這世間的成立及消失，都是有因有緣的，一切事物本身即空性，即一切法空，即是緣起性。

我們住的世界如何結合成功，自有它的因緣，因為因緣結合，才有這東西，毀壞也是有因緣。再進一步分析，不論人、事、物等之結合，都有相互之間的關係及條件，所以說任何東西都只是關係與關係，條件與條件結合成功的，關係毀滅，東西即毀滅。

佛教講聞、思、修三慧，思慧很重要，聽後不思，不能深入，思惟後才會變成切身經驗。所以學與思要相配合，才能確實明了，否則只是外面的觀念。天台宗在《教觀綱宗》裡，開頭就說：「有教無觀則罔，有觀無教則

殆。」教即名教，觀即思惟、觀察，教觀要相互配合，只教無觀是空教，只觀無教，則有慧無聞難免墮落。

柒、《中觀》對空的解釋

《中觀論頌》有一頌偈：「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是共生，也不無因緣而生，是故是無生。本身無生滅，緣起性空，因緣和合所成假相，是實相亦是無相，諸法實相，實相指一切法空相，這是永遠不變的。一切法空性、空相是無生，有生滅是外表的一種現象、是一種假相，是故無生。所以因緣本身即是空性，空性本身即是無生。不生不滅是指一切法空性，生滅是相對待，因緣所生，不能說是生或滅，不能說是一或異，不能說是增或減。

捌、無分別智與空義

佛經裡講證悟，即是面對在那一剎那間，內心有無分別狀態。當你的視線與對方接觸的那一剎那在很短的時間裡，內心有沒有一個分別，那一個分別影響到第二念。如何求得無分別智？即是去除所有的分別，因分別見不到真相，所以要離分別才見道。

有分別即有自我在，就有能分別的我，所分別的對象；即是相對的，就不是絕對

的。中道即是不生不滅，即是離分別，離開生與滅，即是不生。如見到生滅還是有分別，知道不生也是一個分別心，當你進入到那無分別智的境界時，是無音的境界，不能用語言表達，只是一種感受。如用語音表達來的就不一樣了，語言還是語言，那境界只是一種感受，非語言所能形容的，講出來就不是那個東西了，所以「了知分別」，而又不會執取「了知分別」的觀念，即是智慧的表現，也就是空義的表現。

玖、結語

宇宙的根本即是空相，空有很多不同的名字，有稱緣起性、無常、無我性、空性，名字很多。空不容易說，不容易理解，一下子不能理解，可經靜坐、思惟、觀察，經思惟去印證，才能明了。



▲ 1999年講《成佛之道》

福嚴佛學院

97學年度 招生中

報考資格

大學部－高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年齡十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男眾或男居士。

研究所－佛學院高級部畢業以上學歷，或大學以上具佛學研究能力，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比丘。

辦學宗旨

本院為印順導師所創建，目標在於造就僧才、住持佛法，續佛慧命，淨化人心。

教育方針

* 教導佛法的正知正見 * 指導正確的修學方法
* 陶冶高尚的宗教情操 * 力行和合的僧團生活

學 制

大學部－四年（採學分制）
研究所－三年（採學分制）

在學待遇

學雜費全免，提供膳宿、衣被、教科書、講義、日常用品，就醫另有醫療補助費，及各項獎助金供學生申請。研究生每月發給獎助金新台幣伍仟元。

報名日期

即日起 至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止

招生說明會於97年4月20日 9：30～11：00 舉辦，歡迎參加。

考試日期

民國 97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

考試科目

筆試：大學部－佛學概論、國文。
研究所－中國佛教、印度佛教（含教理與教史）
口試：口試不合格者，概不錄取。

聯絡資訊

30065台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網 址：<http://www.fuyan.org.tw/>
E-mail：fuyan@mail.fuyan.org.tw
TEL.:03-5201240
FAX:03-5205041



※ 報名、考試即日起請連繫福嚴佛學院教務處 ※

沈家楨

居士

簡介



據美國相關網站報導，2007年11月27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8：05分，美國佛教會副會長、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長，沈家楨居士——於美國紐約州莊嚴世界寓所安詳示寂，世壽94歲。沈居士1913年出生於杭州書香世家，祖籍浙江紹興，在美國享有盛名，是位成功的企業家，也是現代佛學家的優秀典範。

1927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

1952年，定居美國從事航運事業，成為著名旅美航業鉅子，在紐約有「小船王」之譽。

1964年，與樂渡法師共同創辦了美國佛教會。

1969年，在紐約布朗市區購置一棟樓房，捐助美國佛教會興建大覺寺。

1970年，於美國紐約創辦「世界宗教研究院」，並設置豐富的圖書資料和新式電腦等設備，網羅人才從事宗教研究。

1973年，榮獲美國聖約翰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80年，從航運業退休，致力於督建莊嚴寺，歷經17年的辛勤勞動。

克勤克儉的沈家楨，日常生活裡沒有豪華設備，夾克是常年的穿著，行駛的交通工具，不過是普通的四輪驅動吉普車，創業成功之餘，仍不忘扶貧濟困，受惠之多，遍及海內外，其中捐地、捐款、建寺等，對美國佛教發展有著重大貢獻和影響，中、英文並用解說佛教，吸引許多中、外知識份子及年輕族群因此而接受了佛法。他注重佛教修持，提倡人間佛教，在台灣曾支援李炳南居士成立「內典研究班」，以及新竹譯經院，從事佛經之英譯。數十年來福慧雙修，弘揚正法從不暫歇。

談 新竹 譯 經 院



▲ 62年印順導師於美國菩提精舍與沈家楨居士合影

引言

沈家楨居士——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自幼受到佛法的薰陶，雖然他入學就讀的小學和初中都是教會學校，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信仰天主，在行動中表露對佛教的堅定信仰，在佛法的修持上也十分精進，投注於佛教文化工作也非常盡心。為佛教，只有奉獻，一生行誼令人感懷於心，在佛法上的推動不遺餘力，廣行佈施，曾有人如此讚揚，他為佛教事業推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有「現代須達多長者」之稱。與福嚴精舍結下的另一段緣，是譯經院的成立，是其中一位幕後推動院務的人物。多年來，迄至今日，為紀念其推動菩薩道、利他行的精神，編輯組特蒐集相關的資料，依據原文節錄，重新立標整理。

譯經院的成立緣起與運作情形

新竹譯經院的成立大約是西元1970年的事，主要的因緣是美國佛教會第一任會長樂渡法師的提議。當時，中文佛典的英譯非常缺乏，所以就想成立譯經院一事。那時已認識在臺灣推動大學佛學社活動的周宣德居

士，旋即商議此事。周宣德任職於台糖公司，人面廣闊，結識一位顧世淦居士，中、英文和佛學基礎都很不錯，便推薦他從事翻譯工作。由於推廣翻譯工作需要經費，雇用翻譯人員和管理人員等，此外還需覓一處翻譯場所。當時臺灣的佛教界不像今日興盛，不容易找到捐助對象，福德因緣不足，幸而當時自己經濟狀況還算充裕，從事翻譯工作的基金大部分由自身負責。承蒙印順導師的熱心，提供了位於新竹的福嚴精舍作為場所，使推動工作能具體實現。顧世淦找了六位成員，許洋主居士是其一，對梵文有深入研究，由於這樣的緣起，便開始了規劃工作。樂渡法師委任我做院長，顧世淦任副院長，還有另一管理事務的副院長。我們購買眾多的佛教書籍和工具書，供大家使用，當時在臺灣購買參考書籍實不容易，還得到香港、美國各地去搜購，再寄回臺灣。

前後共七年左右，翻譯了一部《大寶積經》，這是顧世淦的建議，樂渡法師也表示贊同這部《經》的重要性。《大寶積經》總共有四十七品，每一品內容都不同，是一部集經。初稿完成後，顧世淦建議邀請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編審，就整個翻譯過程來說相當重要，理想上應由對佛教教義正確見解，在佛學上有基本修養之賢德擔任，於是邀請在賓州——州立大學任教

的張澄基教授，但是在張澄基看完稿件之後，與顧世淦有著異同的看法，後來經協商討論，達成共識，由張澄基做最後的編審，終於把譯稿決定下來。

譯稿交由賓州州立大學出版，譯本未將四十七品如數刊出，張澄基和顧世淦（法嚴）在四十七品中只選取了二十九品，其餘二十一品雖有翻譯但未出版。後來張澄基因心臟病回美，曾禮請聖嚴法師擔任院長，聖嚴法師接任了一段時間，回臺灣東初禪寺後，建議將譯經院併入東初的翻譯中心，因此，新竹譯經院就這樣正式寫入歷史。

翻譯經驗

佛法英譯非常重要，畢竟英文是世界通用的語言，無論是交通，或是資訊的發達，沒有一門宗教可以孤立於時代潮流之外，所以把佛教的道理英譯，對佛教本身、對世界而言，都可以蒙受利益。但是，翻譯這件事雖然重要，執行起來卻非常困難，譯者不但要通曉中、英兩種語言，還得通達經典的涵意，依多年來的經驗，翻譯工作最大的問題有三：

第一、佛教的本身非一般語言所能表達，真正重要的部份是要由自己體證、而法的體悟經驗是非語言文字所能詮釋，牽強的運用文字來表達、解釋是不恰當的。譬如梵文譯

成中文的時候，碰到最大的困難是梵文文法的倒裝句，比如「波羅蜜」，梵文為「彼岸到」，中文的翻譯則是「到彼岸」，英文是：other shore arrived，所以要將梵文的結構譯成中文的結構，有些困難。

第二、辭彙的不同，例如sunyata，譯成「空」就不是那麼貼切，因為中文本義的「空」就不是那個意思。由於沒有相等的詞彙，致使翻譯上遭遇許多困難，這是為什麼有「五不翻」(註)的作法，以音譯代替音譯。

第三、翻譯的人必須通達所譯的經典，只從文字表面的翻譯是不夠的。譬如譯《金剛經》，就必須對

經義要完全能掌握，譯出來的文字才不會有衝突，如果僅是文采的修飾，所譯成之佛典，必有窒礙難解或違悖原義之處，譯經之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又例如曾經製作過《金剛經》電子磁碟片，共參考了六十六種經與論，深深的體會到各家所詮釋的角度，都有其意義所在，譯者如果不能精專所譯經典的哲理，翻譯是極困難之事。例如張澄基，對佛教義理有深入的瞭解，在西康學密多年，也修禪坐，下過苦工夫，是貢噶老人的得意門生，但是他對文字敏感度，不論是中文，或是英文就不及顧世淦。

般若小滑鼠



註：

從道安經姚秦鳩摩羅什至唐玄奘之譯經，可說是中國譯經很興盛的一段時期，至唐玄奘作翻譯時，則提出「五不翻」的理論。簡言之，梵語譯成漢語時，有五種情形不予意譯，而保留其原音（音譯）。

- 一、為祕密之故：如佛經中陀羅尼神咒，含有深妙之意，故不以義譯之。
- 二、多種含義：如薄伽梵、阿羅漢、比丘等，一個名詞含有多種意義，故不翻。
- 三、此方無不翻：如閻浮樹產於印度等地；又如庵摩羅果，是印度當地的一種藥果，其他地區沒有，故保留原音，所以不翻。
- 四、順古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雖然可以譯為「無上正等正覺」，然歷代譯經家皆以音譯之，故隨順古德的意思，保留不翻。
- 五、尊重不翻：如般若，雖然可以譯名智慧，但這能夠透視諸法實相，親證人生真理的智慧，並不是一般的智慧可比，為了顯示般若尊貴，避免人們產生誤解，所以只譯其音，不譯其義。

反之，顧世淦在教理上的體會就不及張澄基，這就是各有所長，兩者之間必須互相的配合。

翻譯經典所應注意事項

中國佛教的經典，原先是由梵文譯成中文，為此將經典中譯英時，更需與原文校勘，最好與梵文本對照作為參考。但另一難題，印度保存典籍的能力不盡理想，加上梵文的種類多，有北部的梵文；南部的梵文；以及各時代的梵文，彼此相差甚遠。例如《金剛經》

就有許多種版本，這是因為各家所引用的梵文版不同。在西藏佛教這方面的情況稍好一點，藏文本實際上是從梵文一對一翻譯出來的，當時傳入西藏的梵文為北部梵文，經典譯成藏文以後，就沒有再更動。所以從事翻譯，倘若能找到藏文版，配合中文較為理想，例如：

《阿彌陀經》或《妙法蓮華經》，也都有藏文本，同時可以參考。現今所存在的經典具有中文、梵文和藏文版本，在翻譯的工作上，能相互對照，這是優點，也是這一時代才有可能做到的。

選擇翻譯《大寶積經》的理由

《妙法蓮華經》、《金剛經》、《阿彌陀經》所代表的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系統；《大寶積經》比較廣泛，各宗都有，是大乘經典的選輯。美國自開國以來，依佛教的理論看，大乘的氣度可說是相當地濃厚，是一個深具大乘根機的國家，因基督教講博愛，所以就算非正信佛教徒也都會參與義工的工作，慈善事業很發達，西方人樂於助人，例如向陌生人問路時，他往往還會帶你走一段，這是他們西部拓荒時期留下來的良好風俗習慣，本身就具有相當好的大乘基礎。大乘經典很適合譯介到美國社會，因為翻譯的目的不是僅將佛法傳揚到西方，以法教導他們而已，更重要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佛法結合發揮所長，所以從大乘經典著手，應該是相當契機的一條路徑。

註：此篇原文曾刊載於《正覺之音》第1997年5月份，p.8~9，作者：張聖廣採訪。



🌸 新竹譯經院組織成員

院長：沈家楨；副院長：顧世淦（法嚴）、戈本捷；顧問：李恒鉞、許巍文；譯經人員：關世謙、楊梓茗、許洋主、繆樹廉、劉奕賜、何光謨，Vicky Brown等。兩位副院長都是學有專長的科學家。

戈本捷河北人，1913年生，國立北洋大學畢業，1953年皈依三寶，後來依印順導師受菩薩戒。

顧法嚴名世淦，字法嚴，浙江紹興人，1917年生，國立中央大學畢業，精通梵文及巴利文，翻譯作品有《原始佛典選譯》、《佛陀的啟示》、《禪門三柱》等深受讀者喜愛。

譯經院成立之初，顧世淦（法嚴）主要是負責翻譯，戈本捷則是負責事務，後來顧世淦（法嚴）辭去副院長之職到美國，則由張澄基接任。

🌸 須達多長者

又名「給孤獨長者」，因佛陀時代布施園林建精舍供佛說法而知名。

🌸 祇樹給孤獨園

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極其重要，許多經典的說法地點都在此，名稱的由來，背後有它的因緣。當時，有一位富翁須達多，樂善好施，特別是對孤獨及

貧窮人，所以被尊稱為「給孤獨長者」；也因為釋迦牟尼佛的感化，因此發心要為佛陀建立一座精舍，作為弘法的地點。為此，他尋找了許多地方，都不盡理想，最終只有祇陀太子的私人花園最為合適，於是須達多前往求見太子商量。

祇陀太子聽了他的計畫後便說：「聽說你很富裕，如果你能用金磚鋪滿園林，我就答應。」太子只想藉故試探，讓他打消念頭。因鋪滿一園子的黃金，對須達多而言，恐怕也是個負擔；即使有經濟能力，也會捨不得吧！意料之外，須達多長者真的辦到了！祇陀太子深受感動，因此說：「園林讓你供佛，然地上的樹木、花草就由我來供養吧！」就這樣，為了感念兩人無私的奉獻，人們將這一片園林，命名為「祇樹給孤獨園」。



▲ 民國63年4月導師69歲譯經院全體同人為導師慶生（右一）關世謙老師

2007 2008
07/01~01/21

福嚴 96學年度上學期 大事紀

2007/07/01~2008/01/21

7月 July

- 5日・上午9：30台北海關佛學社，施耀甲居士帶領約40位信眾參訪學院。
- 6日・圖書館廣場前的龍柏樹底下泥土流失，經請教土木技師郭來松教授，改以約5公分的鵝卵石，填補坑洞，防止泥沙流失亦能讓流水通暢。
- 12日・上午內政部黃麗馨司長帶領工作人員前往福嚴訪視宗教團體機構。這次訪視的主旨，主要是「為了加強國內宗教團體之聯繫溝通，並輔導宗教團體健全組織及興辦公益慈善與教育事業。」

8月 August

- 2日・上午10：10馬來西亞新山寶蓮寺住持遠藏法師參訪學院。
- 5日・推廣部知客室遭白蟻侵蝕，整修、裝潢工程完成。
- 6日・大航法師代轉慧曦法師，捐贈新台幣參佰壹拾陸萬柒仟貳佰玖拾元正，做為學院教育基金。
- 12日・慧日講堂住持厚觀法師帶領46位信眾參訪學院。
- 29日・總務會藏法師帶領4位同學前往署立基隆醫院參加「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96年度支援簽約醫院中元法會」。
- 31日・總務會藏法師帶領6位同學去台北署立醫院參加「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96年度支援簽約醫院中元法會」。

9月 September

- 2日・17：00全院師生回學院報到。
- 3日・9/3~9/5環境打掃。
- 4日・上午8：00大二插班考。

- 4 日・覺風基金會林熅如等居士拍攝大殿佛像，作為其基金會製作光碟之片頭。
- 5 日・總務會藏法師帶領4位同學前往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參加「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96年度支援簽約醫院中元法會。」
- 6 日・07：30始業式。正式上課。
- 10日・9/10~9/12念佛共修(佛三)。本因法師主持。
- 12日・上午寬謙法師帶領信眾拜訪院長，並感謝學院借助場地（推廣部）給覺風基金會授課。
- 14日・韓國松廣寺講院（佛學院），由一雄法師帶領今年應屆畢業生8位法師前來參訪學院之軟、硬體設備。
- 15日・9/15~9/16學院計有45位師生前往參加圓光佛學研究所，所舉辦的第十八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研究所圓融法師發表：〈從《大智度論》所引的文獻來窺探四悉檀之宗趣〉
- 18日・9/18~1/10福嚴推廣班課程，開始上課。
- 25日・中秋節放假一天。
- 28日・教師節放假一天。
- 29日・福嚴校友會第三屆，第一次校友聯誼大會。
- 30日・9/30~10/8師長與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共35位參加日本畢業旅行。
- ・法源禪寺退居住持仁慧長老尼八十壽慶，圓忠法師和如誠法師代表院長蒞臨致賀。

10月 *October*

- 1 日・圓忠法師和何孟聰居士護送五位戒子（成聖法師、心聖法師、心寬法師、全慧法師、長旭法師）前往基隆靈泉禪寺受三壇大戒。
- 9 日・淨照院長與5位執事法師前往桃園縣覺海寺參加道妙長老尼追思告別會。
- 10日・雙十節放假一天。
- 上午學院8位同學，參加桃園靜思堂之2007年清靜大愛無量義音樂手語劇公演。
- 12日・7：40~8：30洪麗鳳護理長帶領兩位醫護人員講解，如何預防與治療肺結核的相關知識。

- 14日・上午學院10位同學，參加台中中興大學惠蓀堂之2007年「清靜大愛無量義」音樂手語劇公演。
- 15日・聖嚴基金會周柔含居士等拜訪院長及教務長，討論有關漢傳佛教之問題及以聖嚴法師著作為主之論文獎學金。
- 17日・上午劉沙林居士拜訪院長及厚觀法師，並討論提供獎助金事宜。
- 18日・上午衛生所派出一部X光車，為全體師生作胸腔檢查。
- 19日・下午中壢黃醫師帶領兩位醫護人員，為學院17位師生施打感冒預防針。
- 20日・7：40～10：30洪麗鳳護理長帶領兩位護理師—王燕萍、葉雪貞，為學院講解CPR急救之專題演講。
- 22日・中午新竹教育大學劉貴傑教授，帶領約15位學生來學院參訪，參訪的主題為「印順導師之介紹」及佛學座談。
- 24日・16：00消防演習。
- 27日・校友會會長祖蓮法師及圓忠法師前往拜訪竹山——明善寺準住持德松法師。
- 28日・竹山——明善寺校友德松法師陞座，教務長、學務長、元融法師、海實法師、性空法師代表學院出席陞座典禮。
- 30日・校友會會長祖蓮法師、如正法師、傳妙法師、圓忠法師、性空法師、宗皓法師前往苗栗——法華寺召開第三屆校友幹部籌備會。
- 31日・五位戒子（成聖法師、心聖法師、心寬法師、全慧法師、長旭法師）前往基隆靈泉禪寺受三壇大戒圓滿出壇，由性空法師及宗皓法師護送返回學院。
- ・上午泰國KHAO KAE SADET佛學院院長PHRAMAHA，帶領五位泰國籍法師參訪學院。

11 月 *November*

- 3 日・11：00～13：30新竹玄奘大學——「日文讀書會」，由慧嚴法師帶領13位學生參訪學院。
- 5 日・圓忠法師代理淨照院長參加玄奘寺新任住持傳濟法師晉山，和玄奘大師紀念館動土典禮(上午10：00開始)。
- ・11/5～11/9期中隨堂考。

- 10日・本學期「戶外教學」一日遊，前往新竹市海岸風景區、環保教育館、玻璃工藝博物館及動物園等，共35位師生參加，另48位留守顧寮。
- ・「持滿師、讚勤師、振藥師、定培師、堅實師、會崇師」六位同學，前往高雄『日月禪寺』辦理受三壇大戒的報到手續。
- 15日・上午9：30，請會慶法師代理淨照院長至桃園縣蘆竹鄉五福宮老人會館，參加「寺廟負責人座談會」。
- 18日・上午長恆法師在第一教室講解「暑假幹部組織說明會」。
- 21日・舉辦學期一日「慈悲三昧水懺」的共修法會，以及晚課作小蒙山的施食佛事。
- 22日・晚上19：00，大四、大二同學於第一教室以抽籤方式，排定寒假顧寮的組別及人員。
- 24日・修剪廣場前龍柏等園藝之工程。
- 25日・上午印順佛教基金會在續公紀念室召開會議。
- 26日・下午玄奘大學宗教系主任—黃運喜教授等，與淨照院長及厚觀法師等，討論有關福嚴佛學院與玄奘大學宗教系合作計劃。
- 29日・下午14：00～15：30法鼓山研修學院，4位中國法師及2位居士到學院參訪。

12月 December

- 11日・15：00～14：00專題演講（仁俊長老）。
- 15日・14：00～15：50專題演講（真華老院長）。
- 29日・研究所如誠法師發表：《大智度論》「空」義之抉擇，講評老師安慧法師；研究所開能法師發表：試論三假中「名假」之流變——以《大般若經》為主，講評老師純因法師。
- 1日・元旦放假一天。
- 7日・1/7～1/12。期末考試。
- 14日・1/14～1/18禪五 大乘法師指導。
- 15日・（農曆12/8）臘八上大供。
- 19日・1/19～1/21三天大掃除。
- 21日・晚上7：30結業式。
- 22日・1/22～2/20寒假。2/20（農曆1/14）17：00全院師生回學院報到。

第三屆
第一次

校友聯誼大會報告

■ 釋章端

福嚴校友會於民國96年9月28日午後，假新竹壹同寺舉行第三屆，第一次校友聯誼大會，會中共通過了96年度各項工作報告及財務收支結算報告。與會校友同時討論各項提案，獲致多項寶貴決議。依據本會組織章程規定，本會會長及副會長之任期，經繼任後至96年

止，依法必須重新改選，在各屆校友的熱烈推荐之下，第三屆任職幹部名單出爐了，本次會議蒞臨之貴賓共有真華長老、厚觀法師、傳燈法師，使本次會議增添無限光彩，尤其是新、舊會長交接的當兒，現場更是洋溢著榮耀與喜悅的氣氛。

第三屆校友會幹部，各項編組之名單：

會 長：祖蓮法師 副會長：璨慧法師	
秘 書	性空法師 (10)
財務組	宗皓法師 (10)
編輯組	開颯法師 (10)
聯絡組	組 長：超能法師 第一屆：能超法師、如琳法師 第二屆：如華法師、堅慈法師 第三屆：璨慧法師、照澄法師 第四屆：宏嚴法師 (北)、賢和法師 (中)、旭慧法師 (南) 第五屆：文宏法師、德弘法師 第六屆：仁宣法師、海輪法師 第七屆：如斌法師、傳妙法師 第八屆：大慧法師、海正法師 第九屆：天禪法師、振行法師 第十屆：長謙法師、開颯法師
活動組	組 長：圓忠法師 (9) 副 組 長：巽慧法師 開尊法師 (7) 傳印法師 (8) 安慧法師 (8) 海順法師 (9) 常證法師 (1) 如瑩法師 (2) 正真法師 (3) 賢和法師 (4)
關懷組	組 長：傳妙法師 (7) 副 組 長：圓西法師 (8) 大慧法師 (8) 群慧法師 (9) 悟珊法師 (1) 堅慈法師 (2) 真常法師 (5) 印容法師 (6)
法務組	組 長：如正法師 (7) 副 組 長：淨珠法師 (1) 淨慧法師 (2) 禪哲法師 (3) 達聞法師 (4) 禪證法師 (5) 仁宣法師 (6) 元融法師 (7) 會藏法師 (9) 大雲法師 (10)

備註：() 內之數字，表示是何屆之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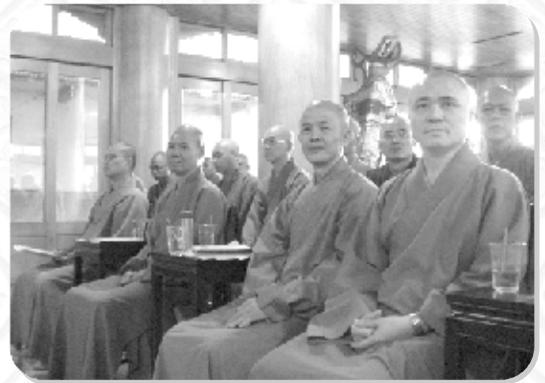
▲ 前任會長—如正法師致詞



▲ 新任會長(右二)祖蓮法師、
副會長(右一)琛慧法師
由淨照院長主持交接典禮



▲ 校友會座談



▲ 與會來賓



▲ 真華法師親臨會場，致詞共勉



▲ 歷屆校友

第三屆校友 德松法師陞座典禮 報導



■ 海青法師、編輯組整理

南投竹山鎮明善寺，於10月28日適逢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是日舉行「第二任住持卸任暨第三任住持陞座典禮」。各方長老法師雲來集，殿堂僧眾滿座，寺裡洋溢著歡欣喜悅的氣氛。第三任住持德松法師為卸任住持慧莊法師之高足，因才德、能力俱佳，因此被交託住持任務，荷擔如來正法的大業。

典禮於九點三十分正式舉行，此次恭請——前福嚴佛學院第二、第三屆副院長能淨法師為新、舊任住持交接送位。

能淨法師現任台北妙德蘭若住持，於致詞中表示：今天是龍天歡喜之日，聲聞遠播，遠近諸山長老前來道喜。不僅為道友「後繼有人」而高興，更為德松法師能獨當一面、荷擔如來家業而欣

慰。在佛門中要培養一位可以擔大任的生力軍，必須時間、空間、因緣和福報的累積，兩代間的福德因緣具足，才能順利傳遞和接棒，前二任住持慧莊長老尼與慧修長老尼奉獻身心、默默耕耘，提拔後進不遺餘力，德松法師長期跟隨師長任勞任怨分擔重責，甚表讚歎，箴言：

「如來家業樂擔當，無邊境界
「修」字訣；深蓄厚養德如松，福慧莊嚴臻圓滿。」

法師的妙筆生華，以慧修法師、慧莊法師及德松法師的德號精心匯集而成偈頌，以「修」字訣贈，勉勵新任住持挑起如來弘法家業，往後歲月，無論遭逢任何順逆境，應先以深厚的德學涵養安住身心，待人處世為常住的基業忍辱

負重，維護道場，利樂有情。眼前更重要的是，今天所有前來祝賀的長老、法師、來賓大德們，能本著一貫與明善寺互動的關係，更積極的繼續護持、提攜新任住持，並祈望：法輪常轉、諸事如意、一切無礙。

德松法師則謙稱，住持乃住持正法之意，是每一個佛弟子的責任，感謝教內各界的勉勵與愛護，他將以佛陀的精神和完成師長託付的使命，期許自己，為佛教、為眾生而努力不懈。

退居住持致詞

在回憶明善寺的歷史沿革概況，慧修法師言及民國61年4月初，與慧莊法師，奉師慈命，陪老人家來到（街仔屋）養善堂。移交後，兩人即負責寺務及（培真）托兒所的工作，並共同執行建寺工程。從此，不但苦心孤詣地贖回養善堂被佔領之土地，胼手胝足地致力於明善寺軟硬體的建設；同時，還得負責幼稚園的發展，關注僧眾教育、社區教化等工作。除此，大自然災難，歷經韋恩颱風的侵襲，九二一的震毀，桃芝水患的肆虐等，使建設的工程更加倍嚐艱辛。

總言之，所走過的經歷痕跡，歷史的紀錄並非要去背負著傳統包袱，而是從了解後更能珍惜現今所受用的一切。三十

年來，無論是建築、處理等等，均仰賴諸山長老、長官、護法居士的鼎力護持、幫忙協助，在此向大家致上最誠摯的感謝。如今硬體建設日趨完善，須配合現代化腳步的運作，為讓弟子能有更充裕的準備，因此提早規劃交接，一方面讓佛法燈燈相傳，並希望藉由年輕一輩的新作為，為明善寺與佛法的弘揚帶來新氣象。今由常住大眾推選德松法師為住持，於信徒大會通過，政府核備，今擇良日舉行陞座，懇請諸山長老法師、長官及護法大德居士，本著以往護持、互助的胸懷，繼續護持德松法師，令其在弘法利生上更為順利。也感謝常住大眾同心協力共渡難關，最後謹祝大家身心自在、萬事吉祥。

諸山長老、明善寺住眾與來賓代表

南投縣佛教會理事長從慈法師，觀禮時致詞，讚嘆卸任住持慧修長老尼及寺院管理人慧莊長老尼的胸襟，將一生辛苦的基業擇賢付託弟子，其世代交替的作為，是教界典範的表率。中華佛教比丘尼協進會普暉長老尼、弘誓佛學院昭慧法師、圓照寺住持敬定法師及立法委員湯火聖等教界諸山長老及各方善信與會觀禮，一同歡喜讚嘆莊嚴殊勝。另明善寺常住眾則由德學法師代表致詞，全體住眾將在德松法師的帶領下，一起為佛教奉獻心力，成就和合僧團。

福嚴校友會代表敬定法師致詞

各位長老、各位長老尼、各位護法居士：

今日代表福嚴校友會祝賀新任住持德松法師，對每位開山住持而言，筆路藍縷，相信非筆墨所能形容。尤在早期，佛法推廣還未此普遍，明善寺能在竹山地區發展，非常的不容易。

開山住持為何要退位呢？

因無私的精神，所認識的德松法師，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僧才，性格敦厚，尊師重道。在統領大眾的過程中，對住眾非常謙和，每一時刻都能夠秉公處理僧事。而且，對佛法有著深厚的學養，對社會的宏化更有遠見。因此，能夠有這樣優秀的接班人，展望明善寺未來肯定光明無限，由衷的慶喜，這都是好幾世的因緣，在前任努力的基礎，德松法師更肩負重任，因為要發揚光大，廣度眾生。接下來，還需要共同護持，同心協力推廣地方的教育。佛教志業不能停頓於這一代，更需要耕耘下一代，佛教才有希望。我們為退任住持歡喜，也恭喜德松法師將重責承擔下來，所期望的是下一代僧青年比老一輩更有作為。今天在此為他們見證，更具深層意義，在前輩耕耘成果上的基礎，繼續邁進、創新，讓佛陀的正法能夠永續於人間。



守成不易

■ 昭慧法師致詞 德發、德風整理

明善寺長年從事弘法利生活動，而且非常有遠見地投入幼教事業，與社區民眾融和共處。

讓我非常感動的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相信兩位長老尼，走過來時路，點點滴滴，冷暖自知。但是，當她們放手交給下一代時，是何其灑脫！

在放手的當下，要灑脫是不容易的，這不是說：住持職位有什麼好戀棧的，而是說：要把如來家業交到適合的人手裡，並不是那麼容易。

有道是：「創業維艱，守成不易。」為什麼「守成不易」？「守成」，不能只是獲得一個現成的大保護傘，躲在傘下乘涼。如何維持現有基業，而又能夠適應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一般而言，權力可以轉移，可是聲望卻不容易轉移。而且即成的常規大家業已熟悉。下一任接棒人想要創造一個新局面，其實是並不容易的。

而當創業完成以後，接下來的，經常是資源的分享。共事者如果沒有遠大的願景，那麼，人性就不容易朝光明的方向繼續良性循環。所以要找到一個非常好，能夠在守成中開拓新局的接棒人，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還有，展露頭角的創業者是一流人才。可是，一流人才經常是自認可以創業，自己就會創業，未必會等在那裡當接班人。因此接棒者要找到一流人才，也是不容易的。

更且住持兼而為修道人，不只是要有很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光明的心性，必須無所求地保持心境的純淨，在統領大眾的過程中，每一個關鍵時刻都能夠不愛、不恚、不怖、不癡地處斷僧事。這樣的人，比一流人才更是不易獲得。

所以我相信，今天長老尼能夠灑脫交棒，這不但是因為他們無私無我，更因她們對所託付者的人品、才能與眼光，都非常地放心。

忝為德松法師的老師，與德松法師相識也已經有二十年以上。我認識的德松法師，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一流人才。她的性格非常敦厚，對師父非常孝順，對常住非常忠誠，對住眾非常仁慈、公正。而且，她對佛教有很深厚的學養，對社會有遠大的願景。因此，能夠有這樣好的接班人，我深深為明善寺，感到由衷的慶喜！

住持不只是住持一個寺院，擔任一個寺院的領導人，住持更是要住持正法，克紹如來家業的箕裘。這個工作，永遠都有挑戰性，但也永遠都會帶來光明的願景。所以我想，守成還不足以精確的表明，德松法師晉山住持的深刻意義。那是在前輩耕耘成果的基礎之上繼續邁進，繼續創新，讓佛陀的正法能夠永遠的光照世間。謝謝！



訪談明善寺新任住持 德松法師



▲ 福巖校友會會長祖蓮法師(中)代表贈送紀念品

■ 祖蓮、圓忠採訪

首先恭喜第三屆校友德松法師於96年10月28日榮陞明善寺住持，此次由新任校友會會長祖蓮法師親自帶領參與觀禮，又是法門一大紀事。藉此，為了解實況因緣與德松法師進行了採訪實錄。

圓忠：請法師談談開始接觸佛法的因緣，明善寺所具備的特色？

德松：最早接觸的是屬於齋教式的佛教，沒有所謂的佛學義理研究，在佛法上的認知也是有限〈佛道不分〉，他們（齋姑）所能提供就是一般為人行善的

道理，對於佛法的深義也只能侷限在這一方面。所以，在學佛的過程中總是尋尋覓覓，經過善友介紹，來到明善寺參加念佛會，當時家師慧莊法師剛好在開示《八大人覺經》，印象中，家師對《經》義的詮釋，從深淺出，善巧的譬喻，慈悲的法相最為深刻，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出家師父講經。

或許與明善寺及師父特別有緣吧！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吃素，每到中午時間，就會前往明善寺用午齋。有什麼特色吸引我？應該說是這裡有著一股溫馨

與親和的感覺吧！換言之，這裡的常住法師待人親切，兼之善解人意、不分彼此，乃至對一般外人（非佛教徒）也是如此——溫和敦厚！

圓忠：法師在什麼因緣之下發願出家？

德松：十一歲時，父親往生，使我對短暫的生命有所感觸。由於了解「世間無常」是這一期生命結束的法則，是更深一層的體悟，想要出家的心念，油然而生起。但早期的學佛風氣不比現今興盛，所接觸的齋教，一直無法得到心靈上的滿足，所面對的佛法指導，也無法給予一個正信的修道方向。在探索的過程中，直到遇見了剃渡恩師——慧莊法師，在學佛的路上才有了正確的人生指標。

閱讀張曼濤的長篇小說《甘露》，所記述的內容有提到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差別關係，由此啟發，讓我更進一步的去了解佛教實質內涵，當時坊間的佛教書籍對我來說有些深奧，雖那時也有法師在講經，但就是遇不著相應契機的法師。因緣際會來到了明善寺，聆聽家師開示後，法喜充滿，師父親切的帶領，滋潤我十來歲幼小的心靈，心想：「這就是我想走的路！」出家的心念再次興起，直至22歲，終於滿願而出家。



▲ 前排右一為新任住持—德松法師

圓忠：那麼出家後有何宏願與志向？

德松：《弘一大師傳》是出家後所讀的第一本佛教書籍，然而，讓我最嚮往的，莫過於弘一大師所提的三不政策：「不當住持、不收徒弟、不講大座。」不過就現今而言，已不能再堅持，在出家的宏願當中，很多事情都必須隨順因緣，但現在最重要的是隨順師意。也曾經羨慕過「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唯今身負此重任，更不能作如是想！既已出家學佛，對出家有何生涯規劃乃至志向？簡單說，就是面對芸芸眾生，能夠給予什麼幫助，就給予什麼幫助，隨力隨分！

圓忠：就自己的願力來說，日後在管理層面上，若與師父的見解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何解決方案？

德松：最大的衝突是從福嚴畢業後，學院與常住的生活，可說是兩種不同的

模式，那時住眾不多，很多事情多由自己處理，年輕氣盛，當時，跟家師的衝突可說是最多的，結果總是兩敗俱傷！之後體悟到，家師堅持的理由，是因由傳統佛教觀念所致，在思想上一時無法適應（現代佛教）而造成的誤解，當然做為晚輩的，要學習體恤長輩的心情。總在彼此冷靜後，設法把自己的看法再解釋清楚，讓師長了解自己的動機；相對的，師長在晚輩的質疑中，也有所省思，接受後，終而突破傳統的看法，到現在可以說完全的信任。例如：從以前所看的「中央日報」到現在的「自由時報」，從中也可體會師長思想上的開通。現在我們所做的，師長也認同都是為佛教、為常住。

祖蓮：新接任住持後，是否有新的，或是未完成的展望及目標？對未來寺院的管理，又有何期許？

德松：接任住持後，責任也隨之加深，主要是上有師兄、下有徒眾，夾在中間，往往要顧慮的層面比較多。寺院從五十六年就開辦幼稚園，直到現在，與小朋友所保持的互動相當理想。即便是九二一大地震校舍全毀，也即刻規劃重建，這項教育工作持續到今日，未曾停止。在社區與信眾的教化中，是最重要的一環，對於有系統的制度化建立，這個部份可以說是目前所需要再加強的。

祖蓮：對未來寺院的管理有何期許？

德松：這裏最大的特色，除了教化的工作；還有文化的推廣，寺院離市區較近，會在人文上的培養多花些心思，再來對比較弱勢的團體給予照應關懷，還有週六的小菩提兒童學佛營，單親課業的輔導工作等，單是這些活動，寺院的僧眾們已應接不暇，依據現階段，也只能按步就班，待人力資源充裕，再進行下一步的規劃。不過，我也樂意讓常住的僧眾到外面參學。

祖蓮：如何運用在福嚴所參學之法要，來推動佛法的教育，以及採用何種方向為教化的軸心？

德松：我想「此時、此地、此人」的這個理念很重要，就如今天在位置上，我的作用是什麼呢？所要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工作及人事安排是否得



▲ 祖蓮法師、圓忠法師與新任住持訪談



宜，這都是另一個人生的規劃。

民國七十年在福嚴接受佛學教育，學院開辦的課程，並沒有以導師的著作為主，所選用的教材，也尊重各科授課老師的意見，囫圇吞棗式的學習，對導師的思想非常模糊。

八十一年，重回福嚴修學，對導師給予的教育及思想有進一步之認識。也就是說，當時所學的，現今正好就能學以致用。以現有的因緣來深入推廣，並把導師的教育漸進式的帶入團體中。當然，那時我回來的時候，面對整個環境不是很理想，但我還是跟著用心學習，若無法改善，只能耐心的學會排解。如何讓大家能夠接受？只好盡力學習與大家共同達成共識。

祖蓮：看到許多新生代開始接棒，此次陸座雖然無真正意願，但是如何說服自己接受？

德松：從今年初，常住執事會議即開始討論交接問題，當時自己也是排斥的，唯考慮寺院的穩定成長，總要有人來延續佛法慧命的傳承！雖然大家在知見上都還不能達成一致，但透過協調後，多少能夠達成共識，後續如何才能通力合作，說來也是一大考驗。再說，此次舉辦陸座交接典禮，也是師長的意思，並提到之前師公圓寂後，有些事務也來不急交接，做來倍嚐艱辛，家師依

據經驗，希望在清楚而無遺憾的情形之下來完成交接任務，也為佛教完成一樁傳承弘化眾生的使命！

就自我的生涯規劃來說，此次陸座雖不是自己的意願，卻又不能違背師意！可說是階段性的承擔，山不轉人轉！這個方向不行，另擇方向；此路不通，還有別條路可行。這是我的個性，也是現階段所應學習的目標及方向。因緣就是如此的承接下來，師長安了心，同時，寺院也能夠正常的繼續運轉。

現階段接下住持的職務，下一步的規劃又是如何？坦白說，還來不急規劃當住持的責任，若論法的傳人，應該就是住持如來正法，利濟眾生，完成佛法的傳遞。本著佛教緣起的精神，把握現階段的責任和義務，克盡佛弟子的本分，致力於薪火相傳的工作；如此一來，即便是不能盡善盡美，也不會違背如來之意。



【校友會專欄】

如斌法師

言行謙和種福田 心地善良真慈悲
法從緣生亦從緣滅 法不自生亦不自滅
大哉佛陀體悟了宇宙中無上的真理
三界導師六道皈依

母親的啟示

人生事蹟，在半世紀前，新竹東門——明新醫院誕生了一個新生命，這是我的出生地，母難日，感恩菩薩加被（家母生我之時已39歲）。人文社會中，對於母親所應扮演角色和職責，看過一則報告，內容是敘述從小被送進托兒中心的孩子，結果是無論對別的孩子有著多周全的照顧，不在父母身邊的孩子，對心靈成長總是有影響的。也曾讀過一本書，作者是Lily Frankly與其父母的故事，特別的是母子間的關係。感人肺腑的地方，不是他的母親特質多寡，而是母親所做的事情，和表達的關心就像自己家中的母親一般，永遠都是先顧及著子女的需要，提筆至此，不禁又見到了母親——慈祥的身影。

提及陳年舊事，在家是最小的成員，自然就成了母親的小跟班，印象中，母親總是在操心別人的事，當然也包括我的事。記得寒暑假一起幫忙家裡賣菜。或是年前大掃除的情形，當初認為苦不堪言的經驗，反倒成為日後共同的回憶，這就是情感的凝聚，雖然，辛苦但將是一輩子永難磨滅的記憶。

母親是一位虔誠信仰的宗教徒，對宗教沒有分別觀念，無論是「一貫道」；或是民間信仰，都是抱著虔誠的態度。因緣既是如此，四十年前，家裡為了設置小佛堂，母親發願茹素，在當時民風純樸的鄉村，我們算是第一家。

一般對母親的描述，不外乎是無私、溫柔、堅忍、辛勞…，很少有人提到母親的力量，就算有，也只是一種逆

來順受，在逆境中求生存，種種意志力的形容，這不過是一種被動的力量。然而，母親很特別的地方，在一次的言談中，更是表白了母親的信仰重心。他說：「不論到那裡，在他心目中，只有一個皈依的方向，既是一觀世音菩薩。」曾幾何時，為了要去一趟蓮花寺參拜，須徒步三個小時的路程才能到達，往返之間就得花上一天，可見母親對菩薩的信心是那樣的堅定。

內心明白，觀音菩薩與母親的關係是這一生中最難解的，自小就試圖去拆解這個謎底。再說，到底從母親身上得到什麼樣的啟發和力量？奇蹟現前在母親即將往生的前一天，他召集了家中大小，並說道：「觀世音菩薩即將前來接引，囑咐我跟隨著他的腳步而去。」聽到這一番話後，眾人傷心的哭成一團，見到此景，母親又回說了一句：「有什麼好傷心的呢？死亡之路，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經歷的。」這或許是他導向歸宿的詮釋，對一位活了一甲子，又目不識丁的農家婦女，讓人簡直難以置信，面對著死亡，內心竟然是那麼的平靜、坦然而自在。母親臨命終時的這一句話，心靈的震撼，身教言教，深植我心。直到今日，仍恍如昨日。是故，日後與蓮友佛學的開示中，經常提起這段實例，一位將往生的人，卻奉勸一群活著的人要「放下」，真是不可思議。

隨順因緣依止佛陀座下

在左營當兵期間，走遍了大小廟堂，對法義的追求不失熱忱，經常索取各類相關書籍，其中以《金剛經》的影響最為深遠，《經》中的當機眾——須菩提尊者是當時心中的「偶像」。退役後，回到職場工作，對於人生的目標，心裡總是充滿著疑惑，因叔叔車禍而罹難往生，是生命的另一個啟蒙，至此，對人生的目標抉擇，再次重新定位和思考，雖然對方理賠了一些數目，但心想，人的價值就是只值這一些嗎？生命實在太脆弱了。

辭去工作後，北上到台北貢寮鄉山上住了一段時間，因溼氣重，經由一位蓮友介紹後，又輾轉遷往埔里觀音山——久靈寺，當時住持師父惟峻法師，經常提到男眾要出家最好到福嚴精舍，因那時的福嚴還是純女眾佛學院，所以也就沒有考慮。在埔里的日子，家人曾經前往探訪，由於路途遙遠，大哥提議搬回新竹，幾經尋覓，地點位於新竹香山山上的竹林佛堂，之後，又回到了出生的故鄉。

民國81年父親往生，再次萌生出家念頭，因緣際會，常智法師將到福嚴拜訪真華院長，於是發心載他前往，偶然的因緣，聽到老院長談起福嚴將改為男眾佛學院之事，這信息帶來了希望與喜

悅，當下即刻表明自己的出家意願，在南老師的鼓勵下，老院長應允翌年農曆二月十五日為出家剃度之日。

佛學院參學時期

圓頂後，老院長要我到回竹林佛堂暫住，待女眾學員畢業後再返回福嚴。是年6月20日告別竹林佛堂（一共住了三年六個月），正式住進了嚮往以久的生命搖籃——福嚴精舍。由於女眾佛學院剛結束，在這過度時期，精舍顯得格外的寧靜。歲月推移，很快的兩個月暑假過去了，陸續報名的同學，秉持著有教無類的精神，凡有志求學者，老院長從不排拒，最初錄取僧眾有三十位，居士同學十位，到了第三年畢業，名額已逐增到七十二位，在當時的佛教界，這種盛況是稀有難得的，可謂眾善雲集。

承師長栽培，自女眾佛學院畢業後，老院長就將總務與庫頭的職務工作交付予我，由於男眾佛學院成立之初，千頭萬緒，唯有當事者才能體會，上課聽講，課後忙事於務，時間總是不夠用。短短兩個月，體重瘦了五公斤，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學習生涯中，長者典範，總是讓人難以忘懷，第七屆教務主任慧天長老，是一位盡責，和藹的長者，不因年長而給自己特殊待遇，平日作息與同學們共

進退，除了白天教課，晚上還要巡察。記憶猶深，有一回與文光法師偷嚐泡麵，或許香味四溢，被巡察的慧老師發現，但長者的寬容與諒解，更讓學僧慚愧，慈悲的教育方式，是我這輩子永誌不忘，從中學習的體悟，更讓自己成熟進步，相信雲層之上，還有美麗藍天，因為師長的嘉言勵行，更激勵自己堅守崗位與職責。

展望未來

學院三年的僧團生涯，可以說奠定了學習基礎，對於往後的修習，或是弘法工作有著更正確的方向。有道是：「畢業即是失業。」離開學院後，十二年來的雲水生涯，住過湖口、埔里、新竹、台中。為打造生命希望，人生歷練，等待著開發未來，不論往後如何，永遠都能記得「克己復禮」這個道理。航海家哥倫布在尋找新大陸的航海日誌中，連續二個月曾寫著同樣一句話：「今日我們仍然前進航向西南行。」所以堅持目標，無論遭逢任何困難，懷著夢想踏步前進，這是生命成功的首要法則。目前定居竹北，成立了藥師佛祥齡會，並負責地藏廟共修會，長遠理想，祈願建立藥師道場，以利眾生。這是另一個新的開始，並願意以善念懿行，厚植自己的慧命福田。



【校友會專欄】

賢和法師

導師曾說過：「學佛法以正見為先，有正見能起正信正行，內以淨化身心，外以利濟人群，尤須知時知處，適應時宜以說法，正法乃能久住於人間。」直到現在自己仍然在努力學習六度，落實行於日常生活中。

身世及入寺出家因緣

俗姓曾，名逢春，民國四十二年出生，生長於苗栗縣三義鄉。家中排行第六。十一歲，不慎罹患腳疾，進出醫院兩年時間，一直到十三歲才痊癒。這期間學校的課業，時上時停，受到肉體的苦痛及心靈的創傷，真是無法言喻！

畢業後，在家裡幫著父親照顧小雜貨店，維持家中的生計。父親喜歡種花、釣魚、看電影。因此常把店務交付我，偏又記不起售品價格，常出紕漏賣錯，而受到家人的責罵。

因為家裡貧苦，同時媽媽受到祖母重男輕女的觀念，每當請求繼續升學，總是得不到應允。倔強的我，並不因此

氣餒，失學五年後，終於聽到有夜校補讀的好消息。民國六十年離鄉到豐原，進入初商夜間部求學；三年的求學生涯，讓我備嘗辛苦。煩惱學業，又因工作不定而擔心經濟生活，這一切都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民國六十二年七月，通過初商資格鑑定考。在這三年內，學會勤勞、節儉、精進、惜緣、惜福；而面對貧苦的生活，學會更加堅強。

隨後，爸媽有感於我的精進，允許我繼續報考高中夜間部。三年高商生活，申請獎學金獲准，也順利畢業了。感謝父母！出社會就業後，在百貨公司上班期間，有位同事與我相當投緣，每當我煩惱時，總會勸勉：「做人苦，修行好」，並且教念大悲咒。大悲咒很難

學，我就將她給的佛門課誦本翻來閱讀，看到嘆亡讚的蓮池七筆勾的文句：「富貴功名一筆勾、蓋世文章一筆勾……。」內心震撼！自己苦苦所追求的，到頭來還是一場空，如此有何意義？想一想，還是出家去吧！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因工作不順利、生活不如意，得同事出家的姊姊引薦，乃投入台中報恩苑——^{上智}下賢上人，披剃於其座下出家，賜法名賢和，外號禪良。同年十月底赴台北松山寺受三壇大戒。得戒和尚是印順導師、羯磨和尚是演培長老、教授和尚是真華長老。因緣不可思議，沒有想到受戒的三師和尚，在往後的出家修道影響卻是如此深遠。

民國七十一年，剃度恩師圓寂。不久，四師兄在屏東佛學院的老師——真華法師慈悲蒞臨報恩苑，大師兄歡喜帶領大眾禮拜長老，作為依止阿闍梨。又過不久和與二位師兄離開常住，為了理想，到處尋覓可以用功的道場。

民國七十二年，賢和與師兄三人，掛單於中壢湧光寺，勤修道業資糧，誦經、禮佛、禪修，期望早日證道。

民國七十三年，真華上人慈悲再度蒞臨湧光寺，帶來新竹福嚴可能成立女眾佛學院的好消息。聽到了雀躍不已，感於佛學深奧，經典艱澀難懂，若能到佛學

院讀書，那是多大的福報啊！同年八月底，經過筆試、口試，終於成為新竹福嚴佛學院的學僧，歡喜的連筆墨也無法形容！

求學時期

踏入福嚴校門，對那時一望無垠翠綠的草坪相當歡喜。整片山都是綠油油的，空氣新鮮。教務處高高懸掛著創辦人——印公導師莊嚴的法相。對於福嚴，從心底發出讚嘆！真是一個辦學的好地方，培育法門龍象的好道場！

初入學院，對於學院設立的規矩制度，一時無法適應。對於團體的生活，和同學們的相處，總難以歡喜融入；對師長的教導偶爾也會抗命——這也是累生的執著、無明與習氣。感謝師長們的慈悲，慢慢感化了這顆頑石。

猶記得福嚴初級部一年級，非常珍惜這難得的修學福報，日日埋首於經教中。過了一學期，還與同學不熟悉。同學說我執著分數，得空時儘是讀小抄，分配到的工作沒有盡心去做。為此，訓導主任特地在我的週記上提醒說：「未成佛道要先結善緣，否則的話，就會成就阿羅漢果了，屆時也沒有眾生可度啊！」為了這一段話，自己懺悔了許久，導師曾說：「修行不是獨善其身，而是藉由付出來修心，歡喜接受當下的環境，學習適應，克服困難，轉苦為

甘，這就是隨遇而安。」從此後努力改變自己，多與人廣結善緣。

兩年的修學中，因為讀書，睡眠不足，常感冒生病。因常得到副院長與主任的慈悲關懷，實銘感難忘。同時有四十位同學共同修學，互相勉勵增上，許多的習氣漸漸地改掉了。好感恩！

在學院求學進入第三年時，因住持廣善老法師法體違和，申請退休，由真華老院長兼任住持。所以上人才開始常住學院。過去院長來去匆忙，他老人家身形高大、威儀莊嚴，雖然曾經依止，但不敢多親近，也因為聽不懂鄉音，怕有冒犯之處。現在離開學院日子久了，與上人互動多了，對於師父的慈悲偉大，身為弟子的，感到非常榮耀！

猶記得在學院，誦戒後，院長開示：「希望同學回去常住後，要記住福嚴的精神、風格，時刻要保持威儀，不要讓居士笑話。有位歐陽竟無居士提倡四寶，就是三寶外加上居士寶。只要居士能說、能寫、能做。就是比丘比丘尼也都要向他頂禮。因此希望大家自重自愛。」想到這裡，導師曾說過：「學佛法以正見為先，有正見能起正信正行，內以淨化身心，外以利濟人群，尤須知時知處，適應時宜以說法，正法乃能久住於人間。」直到現在自己仍然在努力學習六度，落實行於日常生活中。

之後，再回來學院高級部，作第二年的插班生，真的是憂喜參半，喜的是看到了新的校園；巍峨的殿堂，莊嚴的佛陀。雖然還未落成，但可以和同學朝夕共學佛法；憂的是學習的進度跟不上。還好班長的熱誠相輔，除去了種種的怖畏，而老師們的慈悲，也溫熱我努力的信心。但佛說世間無常，確實不錯，在一次意外中，於大寮外的屋頂上摔落而受傷，送醫求治；出院後，則回常住療養。至此高級部的學習終止，沒多久第五屆同學就畢業了。

民國八十九年，應常憶同學之邀，隨偉仁法師到新竹監獄，學習向受刑人講授佛法，分段宣揚佛陀慈悲法音。隔幾年又到靖廬結法緣，開啟其清淨正確的人生觀。一轉眼就過了六年！因緣的生滅，往往都在吾人心念中，想自己人漸老，正想要好好修行報答佛恩，因緣就轉了，因為靖廬遷徙到別處了。

民國九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後，結束了好幾年法會、共修的活動，借住本鄉前鄉長的廟地，開始弘法的事務，如今因緣已盡，搬回來精舍。於九十六年，自己發大菩提心，願好好地來研習《妙雲集》，「安守本分踏實於現在，不為過去而煩惱，不為未來事而不安。」報答導師、上人慈悲為教、培育僧才的大恩大德。

福嚴推廣教育班

第15期課程（民國97年3月4日～97年6月12日）

班別	課程名稱	時間	授課老師
中級班	人間佛教論集	週二	如正法師
中級班	辨法法性論講記	週三	淨照法師
高級班	印度佛教史	週四	祖蓮法師

上課時間：晚上19：00～21：00

◆ 上課地點

福嚴推廣教育班：新竹市明湖路365巷1號（壹同寺旁）

◆ 報名、聯絡方式

1. 上網報名 (<http://www.fuyan.org.tw/>)
2. 向福嚴佛學院、推廣教育班報名

◆ 電話：03-5201240

◆ 傳真：03-5201241

◆ E-Mail：webmaster@mail.fuyan.org.tw

停課通知

- (週二) 人間佛教論集 4/29
- (週三) 辨法法性論講記 4/30
- (週四) 印度佛教史 5/29

歡迎隨喜贊助

◆ 郵政劃撥：福嚴精舍/10948242

印順文教基金會/19147201（請註明“福嚴推廣教育班”）

課程(課程如有變更，依「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為準。網址：<http://www.fuyan.org.tw/>)

《主辦單位》福嚴佛學院/印順文教基金會

導師給 慧樹居士的信

慧樹居士慧鑒：

關於「中有」問題，在原始聖典中，並無說明，致部派間分「有中有」、「無中有」兩大派。如中有七日一生死至七七日決定次生，實為（約西元前一世紀）世有所說，為一般承認者。如「中有」識見父母行淫而入胎，亦屬後世所說。論究佛法，不可為後代論師所說拘限。然入胎必有父母，此父母即男女兩性之意。「必有父母」通於旁生；而人間所說之父母，乃人類社會文化所決定。如古代人知母而不知有父，不可謂無父。故試管嬰兒所用之男精，非一般社會所認定之父，但不可謂無父也。

關於佛滅年代，已改取「佛滅於西元前五四〇頃」說(原書594頁)。

成實論造於大乘盛行之時。論中引用提婆“四百論”及通於大乘之義（原書五七七—五七八）。然論主非折衷各派，兼涉大乘，而中心思想仍在佛之四諦法門。

承寄來供養，收到，謝謝！印身體日弱，安居山中，恐亦難再有作品矣！
專復，即請法安！

印順合十
三·十三

《解脫道上》(二)

■ 班迪達禪師 Sayādaw U Pandita 著、溫宗堃譯



第六章 三學 [31]

“Sikkhā”（學）有三種：「戒學」（sīla）、「定學」（samādhi）和「慧學」（paññā）。這三學是佛弟子應接受的訓練。修習三學，能令佛弟子對修行、佛陀產生真正的信心。

比丘

在此，我要向各位介紹一個佛教名詞——“bhikkhu”（比丘）。他畏懼輪迴，所以他是比丘^①。

佛陀說：

Sato bhikkhave bhikkhu vihareyya sampajāno. ayaṃ vo amhākaṃ anusāsani.^②

諸比丘！比丘應具念、正知而住。這是我對你們的教示。[32]

煩惱

煩惱可分為三種：

- 「違犯煩惱」(vītikkama-kilesa)：違犯已受持的戒律、他人的權利或法律。這些是屬於粗重的煩惱(透過身、語業而顯現)。
- 「纏縛煩惱」(pariyuṭṭhāna-kilesa)：只顯現為意業的煩惱，尚未造作身、語之行為。它們屬於中級的煩惱。
- 「隨眠煩惱」(anusaya-kilesa)：蟄伏不動，等待機會襲擊眾生。此屬於微細的煩惱。

「戒學」可克服第一種煩惱；「定」、「慧」二學分別可克服其後的二種煩惱。這三種煩惱，以逆序的順序，可分別喻作「火柴棒」、「火花」，以及「火焰」；或者，喻作「睡眠」、「醒覺」及「活動」。

「隨眠煩惱」被描述為具有頑強力量(thāmagata)而難以去除。它有兩種：

- 「相續隨眠煩惱」(santānānusaya-kelesa)：“santāna”（相續），是指「恒常流動的名、色之流」。「相續隨眠煩惱」是潛伏在相續中的煩惱，只要仍未以「道〔智〕」(magga)將之拔除，在因緣具足時它就會生起作用。^③由於仍未被根除，[33]所以它隨時可能會現起作用。這就像慢性病患，只要因緣俱足、時機成熟，便會發作一樣。
- 「所緣隨眠煩惱」(ārammaṇānusaya-kelesa)：它們是潛伏在「所緣」(ārammaṇa)之中的煩惱。當「心」透過眼等六根門，感知到清楚的所緣之時，若未能以毗婆舍那如實了知這些所緣，「所緣隨眠煩惱」就會生起。毗婆舍那鎮伏隨眠煩惱的情形，就好比相機的快門，控制不讓影相反映在底片上；或者，好比船上擋風玻璃上的雨刷，不令霧氣聚集在玻璃上一樣。

兩種隨眠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涉及到輪迴「有」，後者則是現在「有」。

隨眠煩惱有七種：

- 「欲貪」(kāmarāga)
- 「有貪」(bhavarāga)
- 「瞋」(paṭigha)

- 「慢」(māna)
- 「邪見」(ditṭhi)
- 「疑」(vicikicchā)
- 「無明」(avijjā)

此中，「邪見」與「疑」為「預流道」(sotāpattimagga，須陀含道)所斷。「一來道」(sakadāgāmimagga，斯陀含道)薄減「欲貪」和「瞋」的力量；「不還道」(anāgāmimagga，阿那含道)才徹底斷除「欲貪」和「瞋」。阿羅漢道(arahattamagga)，則斷除其餘的隨眠。[34]

成為「預流者」(sotāpanna)之後會如何？預流者會因過去的業或剩餘的隨眠而受苦嗎？雖然預流者僅徹底斷除兩種隨眠煩惱，但是他不會造作其餘五種隨眠的粗重煩惱，以致於投生於惡趣。同樣地，他也不會因過去已作的業而墮惡趣。

在「毗婆舍那禪那」持續的期間，隨眠煩惱暫時被抑制，就像病患按時服藥，因此高燒不會發作一樣。隨著道智的成就，個別的隨眠煩惱才被連根拔除，這就好比病患按時服藥之後，疾病完全治癒，而永不會再發作。

在此，很清楚的是，毗婆舍那修習逐步地削弱隨眠煩惱的力量，之後「聖道」(ariyamagga，道智)才將它們徹底地根除。也可用拳擊比賽的例子來作說明：在拳賽中，你除了避免被對手擊中之外，同時你也在等待機會擊倒對手，以便贏得比賽。要注意的是，無論你多強壯，多有能力——也許你已曾是冠軍——你也不大可能只用一、兩拳就將對手擊倒；你需要給對手許多個重擊才行。同樣地，禪修者必須先修習戒、定、慧三學，以便削弱煩惱的力量，之後才能徹底將之根除。因此，禪修者必須持戒，努力不懈且專注地觀照生起的名、色現象。

三種道

〔若有人問：〕「您能為我們說明聖道嗎？」——〔我的回答是：〕現在還不是時候。因為眼前應關心的是「公式」，而非「答案」。[35]當然，我們會說明「聖道」。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說明「根本道」(mūla-magga)，其次說明「前分道」(pubbabhāgamagga)，最後才說明「聖道」(ariya-magga)。

• 根本道

「根本道」涉及「業自作正見」(kammassakatā-sammādiṭṭhi)。無論你造作善業或惡業，這些業就是你自己僅有的財產。換句話說，善業帶來善果，不善業就帶來惡果。因此一句法語是：「你就是自業的擁有者，業就是你的所有。眾生是他們自業的繼承者」。這就如飲食——若食物合乎衛生、有益健康的話，食用它們便無害，否則便有害；而食用的後果，除了自己之外，無他人來承擔。這種「〔業自作正〕見」，被稱為「世界之光」；又，只要我們的名、色之流繼續存在，業、果的運作就沒有止盡，因此，「業自作正見」也被稱為「輪迴之光」。

在此，我們應談到三類善行，或是說，「根本道」的三個部分，即：「業」(kamma)、「禪那」(jhāna)與「智」(ñāṇa)。首先，「業」包含「布施」和「持戒」，此能令眾生投生至人間或欲界天。其次，「禪那」包含「色界禪那」、「無色界禪那」的修習(也就是samathabhāvanā，奢摩他修行)，二者分別能令眾生投生至色界天與無色界天。第三種善業是「智」，或者說「念處的修行」(satipaṭṭhāna[-bhāvanā])，行者能藉此修行精進不懈培養正念，以便依照「毗婆舍那的定法」(vipassanā-niyāma)了解名、色現象的本質。所謂「毗婆舍那的定法」，即是：只有在當下把握它，才能看見它的自性(sabhāva)。應在當下被把握的，即是每一次生起的名、色現象。[36]

• 前分道

當你握拳時，首先你的心裡會先有一個想握拳的動機生起。而且，這動機會連續地生起。當你握拳或放開手掌時，你感覺到什麼？誰在握拳？什麼東西想握拳？—是心。你是否察覺硬、緊和痛等的感覺？它們叫作「自性法」(sabhāva)。觀照這些現象就是在培養「智」(ñāṇa)。名、色二者，有如電流和電扇，並不難察覺。就像用肉眼見不到電流一樣，肉眼也見不到心理的動機，然而，你可以在心中藉由觀照來了知它們。只有當你在名、色生起時，立刻觀照它們，你才能了知它們的自性。

和色法(物質)有關的，有三件事，即「形狀」(form, saṅḥāna)、「方式」(manner, ākāra)和「自性」(nature, sabhāva)。前二者與真實的色法無關，雖然一般人也稱它們為色法。真正的色法是握拳與放掌之時所領受到感覺(sensation)，它被稱為「自性法」(sabhāva)，是真正存在，也是你應該觀照的對象。

在修習念處的時候，你將運用到一些善心所—用恰當的努力(sammāvāyāma，正精進)，把能觀照的心，對準或導引向所緣(sammāsaṅkhappa，正思惟)，以便緊密地觀照所緣(sammāsati，正念)，讓觀照的心投入所緣之中，並將心固定於所緣之上(sammāsamādhi，正定)。如此練習之時，貪、瞋即不會生起。所以，當禪修者運用正精進、正思惟而將心專注於所緣時，他的心是清淨的。〔以一秒鐘能生起一次正念來說，〕若這樣練習一分鐘，心就會被淨化六十次。練習愈久，淨化的力量就愈強。循此，你會超越「形狀」和「方式」而了知「自性法」。[37]這就是「智」(ñāṇa)，或者說是「正見道」(sammā diṭṭhi magga)；也就是「前分道」(pubbabhāga magga)，與「毗婆舍那道」(vipassanā-magga)或「世間道」(lokiya-magga)同義。

當你圓滿「前分道」時，你不須付出額外的努力就能進入「聖道」。在「前分道」時，煩惱被毗婆舍那的力量所鎮伏，但未完全斷除；此時，禪修者尚未真正見到四聖諦。這意指著，如果禪修者在證得「聖道」之前就放棄了修行，那麼，他透過毗婆舍那修行所得的觀智，可能會逐漸退失(wither away)。

• 聖道

從「前分道」進昇到「聖道」，就像級職較低階的辦事員將工作上呈給主管正式批核一樣。只有在「聖道」這個階段，才會根除煩惱，親證四聖諦。不消多說，必須先圓滿「聖道」的基礎，也就是「前分道」，才能證得「聖道」。這就像一個案子需讓辦事員先仔細研究、處理之後，才能呈送給上級作最後的核准。

之所以提到上述三種行道的的原因，是為了澄清一些人的誤解，因為有些人誤以為：人們並不需要努力修行，只要時間一到，「聖道」或「開悟」就會像閃電一樣突然現前。



寂靜

“Santi”（寂靜）有三種：

- 「彼分寂靜」（tadaṅga-santi）：在此，指「毗婆舍那智」。^[38]
- 「究竟寂靜」（accanta-santi）：指「涅槃」。
- 「假名寂靜」（sammuti-santi）：想像的、而非實際的寂靜。例如，認為是受到某個有力者之拯救而產生的寂靜。然而，這只是虛妄的見解而已。^④

此三種寂靜，佛弟子只關注前二者。禪修者若能於名、色現象生起時，觀照它們，將能洞察名、色的因果關係及其無常、苦、無我等的共相，而暫時地斷除煩惱與我見，獲得「彼分寂靜」。累積一連串的「彼分寂靜」將能導至徹底、永恆的「究竟寂靜」。

聖八支道

藉由四念處的修習——即身隨觀、受隨觀、心隨觀與法隨觀——禪修者就能證得「聖八支道」，這也是佛陀的生活方式(the Buddha's way of life)。

聖八支道可分成三組：

- 「慧蘊」（paññā-khandha）：正見、正思惟
- 「戒蘊」（sīla-khandha）：正語、正業、正命^[39]
- 「定蘊」（samādhi-khandha）：正精進、正念、正定

圓滿戒蘊時，身、語便得到淨化，被說為是「聖者」（ariya），〔以巴利語來說〕就是，“pārisuddha”〔已淨化〕、“uttama”（上者、聖者）。慧蘊圓滿時，煩惱便徹底被根除，亦即，斷除「所緣隨眠」（ārammaṇa-anusaya），此時禪修者變得更清淨。當然，這些特質並非一般禪修者所有。^⑤

在〔聖道〕安止定的剎那，心被淨化，同時具足八支聖道。若禪修者反覆修習此八支道，將能藉之通往涅槃。因此，它們被稱為“ariyo-aṭṭhaṅgiko maggo”（聖八支道）——以“ariya”（聖）和“aṭṭhaṅgika”（有八支的）來修飾“magga”（道）——聖八支道的另一個名稱，是“sammādukkha-kkhaḃayagāmi maggo”，也就是「趨向苦盡的正確道路」。⑥

第七章 不順遂與順遂

我們住在摻雜著喜歡與厭惡、衝突與合諧的世界之中。因此，禪修者在修習時，可能會經驗一些不可喜的所緣(aniṭṭhārammaṇa)以及難以忍耐的苦受。禪修者也許會不喜歡它們(domanassa, 憂)，這種狀態就稱為“virodha”（不順遂、對立）。它的近因是「未成就」。另一方面，禪修者也許會遇到可喜的所緣(iṭṭhārammaṇa)，而受它誘惑，引生貪愛。此稱為“anurodha”（順遂、滿意），它的近因是「得成就」。這就是世間的實相。

成長中的女孩，希望自己變美麗，她會盡一切力量來讓自己看起來更美；男孩也想要與眾不同，他會盡其所能地在課業或運動上求表現，希望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當男孩和女孩長大時，他們想要變得更成功、更有成就。這些就是當事情合乎己願時，人們對身體、能力等等生起貪愛的表徵。[42]

當他們再年長一些，到了中、晚年，事情變得與願相違，她的外表不再如年輕時那般有吸引力、他的能力也隨著年歲逐漸退化。甚至，他們被社會所忽視。這時候，一切不再如他們所願(virodha)。

如此，由於世事美好的一面，如擁有財利、名望、讚譽、幸福等，人們覺得站在世界的頂峰，體驗著“anurodha”（如意，順遂）。然而，由於世事無常的一面，如喪失財富、名聲、受到非難、遭遇不幸等，人們體驗到“virodha”（不如意，不順遂）。至於人們的身體，年輕時當身體的外貌如己所願，人們便覺得滿意；但年老時，身體不再像以前，不滿便油然而生。因此有句話說：

kāya-sampatti-mūlako anurodho

kāya-vipatti-mūlako virodho

順遂以身體的成就為因，

不順遂以身體的衰退為因。

是否有任何世間的方法，能調和這兩種極端？順遂(如意)、不順遂(不如意)，這兩種相對的狀態，禪修者都必須觀照。有時候，禪修者對於一再地重覆觀照類似的所緣，會感到厭煩，他希望有新的體驗。然而，無論喜歡的或不喜歡的，禪修者都必需觀照，如此，當他眼見色時，他才不會執著可喜的色而厭煩不可喜的色。禪修者應該準備好避開這兩種極端——年輕時，感到事事滿意；年老時，感到事事不順遂。這樣的修行，也是「中道」(majjhima-paṭipadā)一個例子。

第八章 把握當下

「把握當下」，這話是很好的建議，提醒人們及時做應做的事。舉例來說，如果你正大量出血，就必須立刻到最近的醫院求救。這時候，時間非常重要。若延遲一個小時，你也許便會死亡。又如得到急性盲腸炎，也是如此。

同樣地，你必須及時地——在你太老、病重或死亡之前——修行佛法。當你尚能找到老師、尚有機會或時間之時，你必須趕快修行。如同年輕時是受世間教育最好的時機一樣，生命的第一個時期是修行念處最適合的時機，因為那時正青春、充滿活力，且不需承擔種種的責任。這讓我們想起一個名叫馬哈達那(Mahādhana)的富家子。^①

浪蕩子

住在波羅奈的馬哈達那(Mahādhana，大財)年少時未受教育；年長時，他娶了一位富家女，那富家女也和他一樣無知。當兩人的父母都去世時，他們各自從父母那裡繼承

八億盧比，變得非常富有。[44]但是，兩人都只會花錢，不知如何理財。他們只管吃喝玩樂，揮霍財富，過著豪華放逸的日子。耗盡所有的錢財後，他們於是變賣土地、林園，甚至他們的房子。

如此，他們最後變成了窮人。因為不懂得如何謀生，所以便去行乞。有一天，佛陀看見那位富家子倚在寺院的牆上，吃著沙彌給的剩飯。見到這情景，佛陀便哂然微笑。

阿難尊者問佛陀為何微笑。佛陀回答說：「阿難！看看這位富家子，他一直以來，過著無意義、無目標的生活。」



在生命的第一個時期，如果他學習如何理財，他會成為城裡的首富；如果那時他出家為比丘，將成為阿羅漢，而他的妻子會成為不還者。在生命的第二個時期，如果他學習如何理財，他會成為城裡第二富有的富翁；若出家作比丘，他會證得不還果，而他的妻子會成為一來者。在生命的第三個時期，如果他學習理財，他會是排名第三的富翁；或者他那時出家為比丘，將可成為一來者，而他妻子會是預流者。然而，因為他在生命的這三個階段，都無所事事地虛度而過，所以他失去一切的財產，也失去證得道、果的機會。因此，佛陀說了以下的偈頌：

Acaritvā brahmacariyaṃ, aladdhā yobbane dhaṇaṃ;
jiṇṇakoñcāva jhāyanti, khīṇamaccheva pallale.

年輕未修梵行，也未聚集財富，[45]

像老蒼鷺在無魚的湖上一樣，日益消瘦。

《法句經155偈》(Dhp 155)

善知識

那麼，為何會有這樣的悲劇呢？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善知識」(kalyāṇamitta，善友)是絕對必要的。阿難尊者曾經說，善知識等於梵行生活的一半。但是，佛陀糾正他

說：「善知識等於整個梵行生活，由於我是〔眾生的〕善知識，輪迴中的眾生方能免於輪迴。」^⑧

我們應小心，莫結交「惡知識」(papāmitta)，那麼作會導致「修行的損滅」(kāriya-parihāni)。

老師的責任是給予正確的教導與敦促，學生的責任則是依老師所教的，努力學習、實踐。

利益

什麼是修習「念處」(satipaṭṭhāna)的利益？念處修行的七種利益是：

- 清淨自心
- 去除愁憂(soka)，獲得寧靜(santi)
- 不再悲泣(parideva)
- 減輕身苦(kāyikadukkha)[46]
- 克服憂傷(domanassa)
- 斷除煩惱(kilesa)
- 證得道、果而獲得解脫(vimokkha)^⑨

第九章 四輪

談論「四輪」(Cakka)這個主題的緣由，是為了回答以下的問題：「過去世的業」與「今生的證悟」之間有什麼關係？

佛陀曾說：諸比丘！有四種輪，具此四輪的人或天人，其四輪得以相續輪轉，不久將獲得大財富。(A II 31-32)

四輪就是：

- 居住善處(patirūpadesavāsa)
- 依止善人(sappurisūpanissaya)
- 自正規律(attasammāpaṇidhi)
- 前世善行(pubbekatapuññatā)

居住善處

居住善處，就是居住在可以增進自己身、口、意善行的環境。好環境的條件[48]，包含與家人、朋友、師長相處融洽。在那樣的環境可以布施(dāna)、持戒(sīla)、禪修(bhāvanā)。換句話說，善處就是佛教興盛的地方。

依止善人

居住在善處，則能得遇善人(善知識)。善知識(kalyāṇamitta)可能就是你的父母、家人、師長或朋友。依止善人能喚起我們對佛法的信心(saddhā)，激發我們想要修行的「出離心」(saṃvega)。

自正規律

“Atta”在此的意思是「心」或身、心整體。“Attasammāpaṇidhi”的意思是「用佛法來規律自己的生活」、「用正法來莊嚴自己」。^⑩

若能知道「善業帶來善果，惡業帶來惡果」的基本法則，我們就能正確地規律自己，讓自己走在正道上。譬如，食用有益的食物，我們會感覺康泰舒適；但若吃了不好的食物，我們可能就會胃痛。因此，我們必須避免無益的事物。

如果一個東西真的好，人們就會四處宣傳它，支持者會來對你說「用這個，這個好」。念處修行也是如此。因為我們知道它能淨化身、口、意行，為人們帶來利益，所以我們重視它、珍惜它，並且付諸實踐。藉此修行，我們能善巧地規律自己。[49]

當廣告說有件設計出眾而美麗的衣服時，即使它的價錢昂貴，許多女性也會趕著將它買下。買下之後穿在身上，它確實讓人變得更美麗。同樣地，因為惡行

(duccarit)使然，我們以前一直很“老土”，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修習身、口業，我們可以變得“時髦”，而且這不需用到任何錢。接著，我們修習自心，觀照每個生起的名、色現象，不讓心散亂，透過

專注讓心暫時遠離煩惱。〔若以一秒鐘生起一個正念來看〕能保持一分鐘的正念觀照，就能解脫煩惱六十次。一小時的正念修行，禪修者的心將被淨化三千六百次。如此，藉由淨化自己的身、口、意行，禪修者變得更美麗、更莊嚴。

念處修行能提昇一個人的生命。沒有念處修行，道德會頹喪。雖然人類的物質生活一直在進步中，然而，道德卻非如此，「自正規律」之輪並未轉動。提昇心的品質是最重要的事。若未善塑己心，便無法導正自己的身、語業行。心是一切的引導者，而能善塑人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念處之道」。

你們要保持正念、正知，
觀照每個生起的現象，
作自己的守護者。

如果禪修者不在現象生起時以正念觀照，他便無法阻止煩惱侵入。如果未善塑自心，不善念就會生起，身、口業行就會有過失。[50]所以經典說：“Sato bhikkhu paribbaje”，意即「比丘具念而行」。

「念」(sati)的定義是：(相應心所)藉由「念」而憶念。(saranti tāya...sati)。①再者，「念」透過「不漂浮」(apilāpana)的特相，支配其它相應心所，如統理一切的大臣。

禪修者應如何將心固定在所緣上？他應努力讓心和相應心所沉入所緣之中，就像石頭直直地沉入水中，而不應讓心像水面上的軟木隨波漂流。因此，念的「特相」是「不漂浮」(apilāpanalakkhaṇa)。

當你觀照腹部的起伏時，當腹部上升，你看見它所有的三個階段，即開始、中間、結束。你必須努力引導心，讓它和所緣結合，否則，心會滑過所緣，從所緣旁邊掠過。



如果你不能將注意力固定在其餘的身、心現象之上，你必須回到原來的腹部起伏，不要忘失它，就像跟在某個你要見的人之後，緊緊地跟隨，不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所以，我們的觀照應該一個緊接一個，前後緊密相連。所以說，「念」的作用是「不忘失」(asammoharasa)。

「念」的「現起」是「面對所緣境」(visayābhimukhabhāva)。如果你感到熱、緊等感受，你就要觀照每個感受；或者，在走禪移動時，你就要觀照每個動作。[51]你的心必須在所緣境生起時面對著它。當你遇到某人時，你不只看著他的整個臉，也看著他臉上的種種特徵，以便能了解他的外貌。相同的，當你在吃食物時，你細嚼慢嚥、細細品嚐，以便享受它的滋味；如果囫圇吞棗，你就不知道它的滋味，反而還會受消化不良之苦。當禪修者情緒低落時，他應該集中注意力觀照當下的情緒，以便了解它們。當他如此與所緣面對面時，他就能了知所緣的本質，也就是，它的「自性」(sabhāva)或稱「自味」(sarasa)。這時，煩惱便無機可趁。

如果禪修者鬆懈而忘失正念，他就會變得“醜陋”，他的心和他的生命就得不到正念的保護。反之，若精勤觀照，他將會獲得正念的保護，不怕煩惱的攻擊。因此，「念」的另一個「現起」是「防護」(ārakkhapaccupaṭṭhāna)。這會引發因果的連鎖效應——有防護，便有安全，有安全便得寧靜，獲得寧靜便會快樂。至於「念」的「足處」(近因)，則是「強而有力的想」(thirasaññā)以及「身等念處」(kāyādisati-paṭṭhāna)。

若要善塑人的生命，「念處」是必要的。發現清淨自心的正確方法時，人們將對它深具信心。因為直接與所緣面對面，禪修者了知一切現象只是名和色。他了解到「名色辨別智」的殊勝(mahantta)。這時，他仍未到達把握因緣的階段。但是，當他繼續進步而到達更上一層的「緣攝受智」時，他就算是已成就廣大慧(vipullatta)。在此階段，他了知名、色之間的因果關係[52]——「名法」會引生「名法」或「色法」；「色法」也會引生「色法」或「名法」。

在了知名、色的因果關係之前，禪修者對因果本有懷疑，智慧尚很狹隘。現在，他去除了懷疑，智慧也變得更有力量。因為這時去除了「無因見」，他可以算是已得善塑。無論有多少人主張「無因見」，他都不會接受那樣的邪見。

見到名、色的生滅、有為相、無常、苦、無我相時，無論有多少人說「名、色是恒常的、樂的、有我的」，他都不會相信。這是他獲得進步、善塑自心的另一個表徵。

如此，禪修者的念變得有力，逐步茁壯，直到他證得道智。累世以來被煩惱塑造出的醜形惡狀，現在已得改善。只有成為聖者，人們才確定擁有莊嚴的生命；凡夫則隨時可能脫離正途，回頭擁抱原來不光采的生命。在此，聖者(ariya)，指的是佛陀的四雙、八輩弟子(sāvaka)。

前世善行

我們不會平白無故地享有「居住善處」等的三種幸福。過去的善業，已將我們送到有機會遇見善知識的合適處所。從善知識那裡，我們學得正法，並藉由正法，調御或善巧地塑造自己的生命。接著，此生中「自正規律」的行為，又成為我們來世擁有「前世善行」的原因。如此，四輪即能相續接替轉動。[53]

在四輪之中，前三個是因，第四個是果。在今生，我們所面對的是果，假使果是善的，那麼過去的因也定是善的。這就像當我們見到遠處有煙時，就可確定那裡有火。

雖然我們享受過去善業所帶來的善果，但是，如果未能調御、善塑自己，我們可能會失去所擁有的這一切。在經典中，我們看到提婆達多(Devadatta)和阿闍世(Ajātasattu)的例子。前者由於過去的善業，本來擁有證得色、無色界禪那和神通的能力。但是，他反對佛陀，組織自己的僧團，造下僧團分裂的大罪，最後墮入地獄。



至於阿闍世，他也有足夠的波羅密，原本可以在聽聞佛陀教誡《沙門果經》之後證得預流果；然而，因為他曾與提婆達多朋比為奸，並犯下弑父的重罪，因此死後墮入惡趣。

所以，雖然過去的善業很重要，不過，倘若我們不圓滿第三種成就——「自正規律」，我們仍會受苦。再者，雖然我們基本上都未曾好好地規律自己，但是我們可以藉由學習與修行來令自己成長。

曾經，有一位名叫阿利安(Ariya，聖)的男子，在捕魚時遇到佛陀和他的弟子們。當他看到佛陀走近時，由於慚愧，他放下捕魚的工具。那時，佛陀停下腳步，逐一詢問弟子們的名字，這讓

阿利安心中忐忑不安。他不曉得輪到他時，應說什麼。最後，輪到他的時候，他回答他的名字是「阿利安」。於是，佛陀說，「阿利安」意思是「神聖」，但是他卻在捕魚殺生，與他的名字不相稱。佛陀接著為他說法，那位男子在聞法後證得預流果。[54]

無論人多麼富有、聰明，乃至享有幸福的生活，只要沒有「自正規律」，他就是低劣的。如果想提升自己的水準，我們就必須具備「自正規律」這個成就(sampatti)——它能讓人擁有自信。在人間，如果我們積極地行善，也能夠成就佛果(Buddhahood)。如果有足夠的「自正規律」，就會產生旺盛的精進，這時，不需擔心「念」的力量是否不足，我們將以相同的正念持續精進。

如此，我們可以明白，第一輪「居住善處」引生第二輪「依止善人」，這兩輪的結合引生三輪「自正規律」。第三輪是提升自己最重要的主因，它進一步引生第四輪「前世善行」，如此完成一個循環。如果未圓滿「自正規律」，這個循環就會被打斷，人就要受苦。關於此四輪，也請參考《吉祥經》(Sn 222-238)。⑫

【註釋】

- ① 《清淨道論》：「見輪迴的可怕，故是比丘。」
(Vism 3 : Saṃsāre bhayaṃ ikkhatīti bhikkhu.) 亦參考Vism, 16 ; Nett-ṭ 53。
- ② D II 94 ; S V 142 , 180 。
- ③ 《分別論隨疏鈔》：「應如是理解所緣隨眠一貪若未被道所斷除，在得因緣時，便會生起，它頑固地潛伏在相續中。以同樣的方式，它也潛伏在可意的所緣。」(Vibh-anuṭ 212 : Yathā hi maggena asamucchinnō rāgo kāraṇalābhe uppajjanāraho thāmagataṭṭhena santāne anusetīti vuccati , evaṃ iṭṭhārammaṇepīti tassa ārammaṇānusayanaṃ daṭṭhabbaṃ.)
- ④ 參考Nidd1 I 74 。
- ⑤ 此處的戒定慧、聖八支道，特指「聖者」所有，因此說戒蘊圓滿便是聖者。參考A I 231-232 。
- ⑥ 如S V 24 。
- ⑦ Dhp-a II 81 亦見大正2 , 310a 。
- ⑧ S V 3 : Mamañhi , ānanda , kalyāṇamittaṃ āgamma jātidhammā sattā jātiyā parimuccanti.
- ⑨ 《長部·念處經》：「諸比丘！這是令眾生清淨、超越憂愁與悲泣、滅除痛苦與憂惱、成就聖道與作證涅槃的唯一之道，也就是四念處。」(D II 290 : Ekāyanoṃ , bhikkhave , maggo sattānaṃ visuddhiyā , soka-paridevānaṃ samatikkamāya , dukkhadomanassānaṃ atthaṅgamāya , ñāyassa adhigamāya , nibbānassa sacchikiriyāya , yadidaṃ cattāro satipaṭṭhānā.)
- ⑩ 《增支部註》：「自正規律：好好地安置自己。如果過去懷有不信等，則捨去不信等而確立於信等之中。」(Mp II 290 : Attasammāpaṇidhīti attano sammā ṭhapanāṃ , sace pubbe assaddhādīhi samannāgato hoti , tāni pahāya saddhādīsu patiṭṭhāpanāṃ.) 《增支部疏》：「安置自己：如理地安置自己，即安置〔自己的〕心相續。」(Mp-ṭ II 280 : Attano sammāṭhapananti attano cittasantānassa yoniso ṭhapanāṃ.)
- ⑪ 關於「念」的阿毗達磨式解釋(相、味、現起、足處)，亦見Vism 464 。
- ⑫ 《長阿含經》：「云何四成法？謂四輪法。一者住中國、二者近善友、三者自謹慎、四者宿植善本」(T1 , 53b)

[]符號內為原著頁碼對照。

「空」與「無」的差別

■ 劉欣如



三十幾年前，筆者尚未接觸佛法，記得家鄉有位遠親，剛從學校畢業就輕易得到一筆為數不少的遺產，喜不自勝，奈何他涉世不深，不知人心狡詐，昧於周遭許多歹徒對他存心不良，想盡方法要算計也，果然不久他替一位朋友作擔保，結果很快賠光了所有財產，連新婚妻子的儲蓄也賠進去，更可悲的是那位婚後不到一年的妻子也離他而去。這一來，害得他沮喪得快要發瘋，連三餐和睡眠都漸漸失控，每當親友們來安慰或勸解，他就憤恨哀嘆說：「四大皆空，我現在連房子、財產、妻子和名聲都沒了，前後好像做一場夢，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不久，他竟然看不開去上吊了！當然，鄉民們都為他惋惜、掉淚，頓時成為聳動的大新聞。

從那以後，四大皆空的「空」字，給了筆者留下極深的印象，後來每次失掉東西，或願望無法落實，就忍不住產生「空」的意識。依筆者當年的理解，「空」即是「沒有」、由「有」變成「沒有」，或從「實有」變成「虛無」，難道不讓人灰心，不讓人絕望？不自殺也

要發瘋哩！就常識上說，乍聽「空」字，除了佛教徒，誰都會解作「虛無」和「沒有」，絕對不會有更豐富與睿智的詮釋。

正因為如此，世人才會完全誤解佛法的空性，而經常跟「無」或「虛空」混淆，以為佛教徒太悲觀消極，不事生產，成為社會寄生蟲，結果對佛教造成巨大的傷害，也對眾生產生巨大的損失。

「空性」無疑是宇宙的實相，也是佛教一項重要的真理，更是釋尊證得的智慧。簡單的說，天下萬物都沒有自性、全靠因緣和合而成。說得明白些，只要因緣成熟，萬事可成；因緣散滅，事物消失。事實就這樣單純又奧妙，所謂「真空妙有」，「緣起性空」，如此而已。可惜，一般昧於佛理的人不會將它用在現實生活上面，只在文字表面做學術地反覆解說，或者人云亦云，以訛傳訛，而永遠無法受用「空性」的生活觀，遇到厄運或困境，就陷入煩惱而不能解脫。

《雜阿含經》有一則譬喻可以解說「空」與「無」的涵意及差別。

有一天，某國王耳聞附近傳來陣陣的琴聲非常優美，即刻向左右臣子：「那是什麼聲音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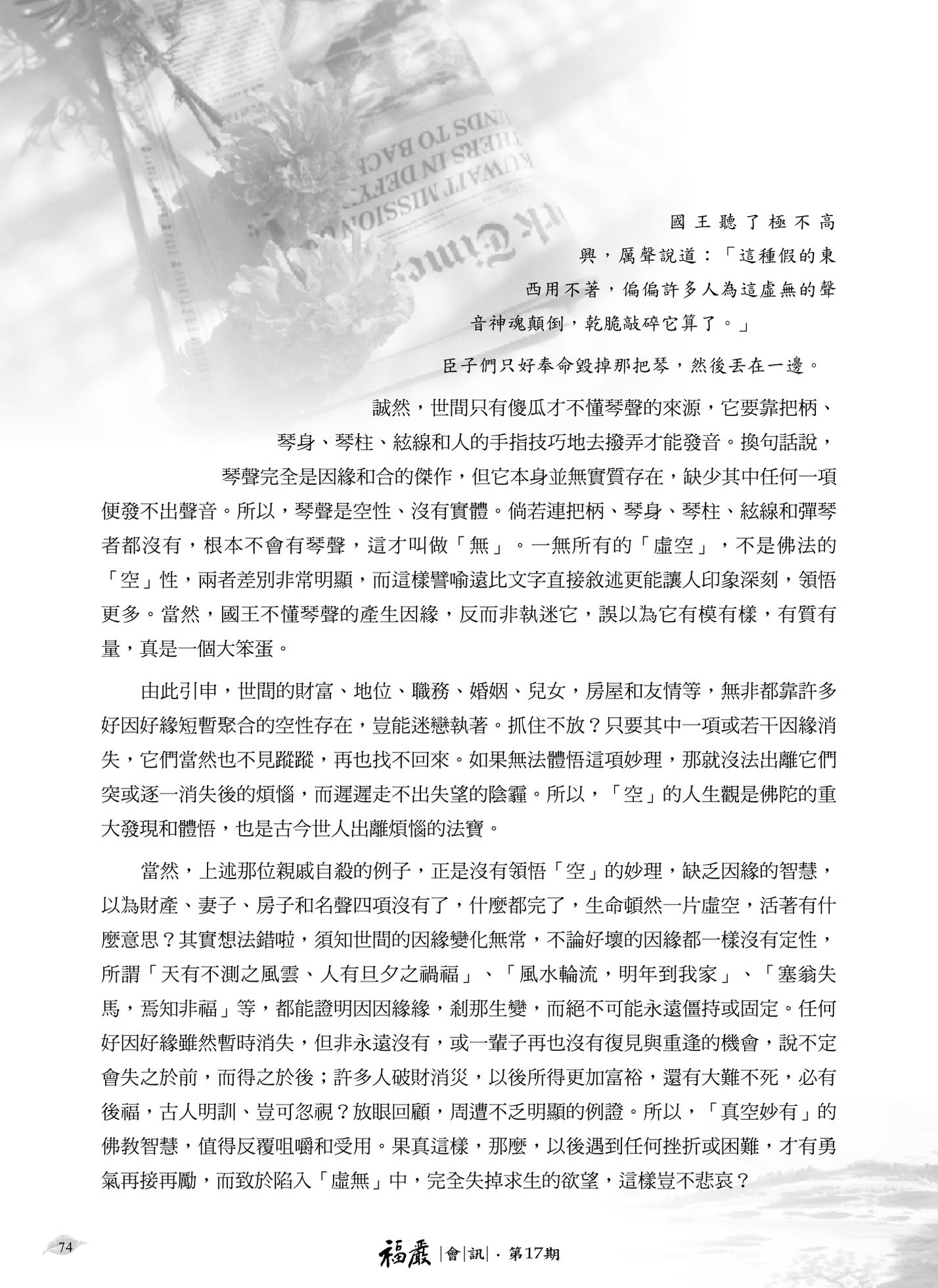
「大王啊！那是琴聲。」某位大臣恭敬地回答。

你們快去把那個聲音找來呀！國王下令。

臣子們聽了，便去將那把琴拿來呈獻給國王說：「剛才就是這把琴發出的悅耳聲音。」

不料，國王二話不說，馬上變了臉色表示：「我可沒叫你們把琴拿來呀！我只吩咐把剛才那陣美妙的聲音拿給我。」

某大臣稟告：「大王！琴聲是由許多部分拼湊出來的。譬如這裏是把柄，那個是琴身，這邊是琴柱，那個叫絃絲。這些部分湊合一起，只要技巧地一彈，便能發出動人心弦的響聲。倘若欠缺其中任何一部分，便不能發出聲響。剛才大王聽見的聲音早已消失了，怎能拿得過來呢？」



國王聽了極不高興，厲聲說道：「這種假的東西用不著，偏偏許多人為這虛無的聲音神魂顛倒，乾脆敲碎它算了。」

臣子們只好奉命毀掉那把琴，然後丟在一邊。

誠然，世間只有傻瓜才不懂琴聲的來源，它要靠把柄、琴身、琴柱、絃線和人的手指技巧地去撥弄才能發音。換句話說，琴聲完全是因緣和合的傑作，但它本身並無實質存在，缺少其中任何一項便發不出聲音。所以，琴聲是空性、沒有實體。倘若連把柄、琴身、琴柱、絃線和彈琴者都沒有，根本不會有琴聲，這才叫做「無」。一無所有的「虛空」，不是佛法的「空」性，兩者差別非常明顯，而這樣譬喻遠比文字直接敘述更能讓人印象深刻，領悟更多。當然，國王不懂琴聲的產生因緣，反而非執迷它，誤以為它有模有樣，有質有量，真是一個大笨蛋。

由此引申，世間的財富、地位、職務、婚姻、兒女，房屋和友情等，無非都靠許多好因好緣短暫聚合的空性存在，豈能迷戀執著。抓住不放？只要其中一項或若干因緣消失，它們當然也不見蹤蹤，再也找不回來。如果無法體悟這項妙理，那就沒法出離它們突或逐一消失後的煩惱，而遲遲走不出失望的陰霾。所以，「空」的人生觀是佛陀的重大發現和體悟，也是古今世人出離煩惱的法寶。

當然，上述那位親戚自殺的例子，正是沒有領悟「空」的妙理，缺乏因緣的智慧，以為財產、妻子、房子和名聲四項沒有了，什麼都完了，生命頓然一片虛空，活著有什麼意思？其實想法錯啦，須知世間的因緣變化無常，不論好壞的因緣都一樣沒有定性，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風水輪流，明年到我家」、「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等，都能證明因因緣緣，剎那生變，而絕不可能永遠僵持或固定。任何好因好緣雖然暫時消失，但非永遠沒有，或一輩子再也沒有復見與重逢的機會，說不定會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許多人破財消災，以後所得更加富裕，還有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古人明訓，豈可忽視？放眼回顧，周遭不乏明顯的例證。所以，「真空妙有」的佛教智慧，值得反覆咀嚼和受用。果真這樣，那麼，以後遇到任何挫折或困難，才有勇氣再接再勵，而致於陷入「虛無」中，完全失掉求生的欲望，這樣豈不悲哀？

倘若無因又無緣，當然不會無中生有，那才是真正「虛無」，完全「空白」。譬如面本來沒有玫瑰種子，加上沒有雨水、陽光、肥料……什麼沒有、那怎可能觀賞到鮮艷美麗玫瑰花呢？想想也知道。反之，若隨風吹來一顆玫瑰種子落地生根、接著陽光出現、偶而下雨，才有可能萌芽成長，之後長出令人讚嘆的花朵。同理，某甲雖然眼前身無分文，既無妻室和職業，默默無聞，形單影隻，但也不表示他什麼都沒有，生活會一片空虛，生命等於空白，只要他忽然開竅、發奮讀書、誠實待人、來日方長、不可能一輩子欠缺好因緣或好際遇，說不定那天時來運轉，因緣成熟，便有翻身的日子。但也別忘了「功成名就」或「大富大貴」本身亦屬空性，會隨著因緣而變化，故不能得意忘形執迷不捨，否則也會煩惱無窮盡，而變成愚昧的凡夫，可憐的漢子。憑心而論，芸芸眾生又有幾人能夠沐浴法喜、悟解「空」的妙理，怪不得諸佛菩薩不得不回到娑婆世界來度救，忙東忙西也始終度不完無量的眾生。

《心經》僅有簡短的兩百六十八個字，卻對「空」的詮釋最清楚、最徹底。請讀「照見五蘊皆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顯然，浩瀚的宇宙原先什麼都沒有、連地球、植物和動物等萬眾生靈也不存在，既無出生、也無死亡或消失，更無所謂好壞美醜，大小善惡的區別，那才算真正的「虛無」，直到某個階段或時間，始有因緣出現，逐漸眾合成熟，於是萬物生焉，繁衍出多彩多姿，非常豐富的眾多生銘。學佛就是要明白真正的「空」的特性，活在「空」的「妙有」裏、趕快拋棄「無」的錯誤與頹廢觀念，始能得到圓滿與真正幸福。



念死無常初探

—以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廣論》為主—

■ 廖艷斌



【目次】

- 一、前言
- 二、發何種念死心
- 三、不念死之過患
- 四、修習之勝利
- 五、念死之修法
 - (一) 思惟定死
 - (二) 思惟死期無定
 - (三) 思惟死時除佛法外餘皆無益
- 六、結論

一、前言

念死無常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以下簡稱《廣論》）位於下士道中的第一章，與《成佛之道》中五乘共法^①的地位相同。關於五乘共法，導師說：「發增上生心，修集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門，是佛法中的下士道。這也就是出世聖法的根基，所以名為五乘共法。」^②，又說：「其實，不念死，未嘗不能熏修人天善業。」^③所以在五乘共法的階段最主要是修集生人、生天的功德，既然念死並非人天福報的必要條件，為何《廣論》會特別強調念死？念死對修行者能產生什麼幫助？不念死又會有何過患？這是筆者想要探討的。

二、發何種念死心

有情只要有生就無有不死，既然眾生皆會有死，那行者應該用什麼角度來看待死亡，如何才是正確的念死之心？《廣論》說：

當發何等念死之心者，若由堅著，諸親屬等增上力故，恐與彼離起怖畏者，乃是於道全未修習畏死之理，此中非是令發彼心。若爾者何？謂由惑業增上所受一切之身，皆定不能超出於死。故於彼事雖生怖懼，暫無能遮，為後當來世間義故，未能滅除諸惡趣因，未能成辦增上生因決定勝因，即便沒亡而應恐怖。若於此事思惟怖畏，則於此等有可修作，能令臨終無所怖畏，若未成辦如是諸義，總之不能脫離生死，特當墮落諸惡趣故，深生畏懼，臨終悔惱。^④

如果是因貪著親屬、財物等等，害怕死後要永遠分離，這並不是正確的念死想。必須思惟如果現在死了，而墮落惡趣之因尚未滅除，增上生因尚未培植，因而感到恐懼，由此推動發起修懺積福之心，這才是正確的念死之心。平常若能如此懺罪積福，止惡行善，則至臨終反無恐怖。為何平時念死到臨終時反無恐怖呢？《廣論》引《本生論》云：

雖勵不能住，何事不可醫？能作諸怖畏，其中有何益？如是若觀世法性，諸人作罪當憂悔，又未善作諸妙業，恐於後法起諸苦。臨終畏懼而蒙昧，若何能令我意悔，我未憶作如是事，復善修作白淨業，安住正法誰畏死？^⑤

今生的一切都是過去的業所感，大部份是無法改變。既是如此，害怕也好，擔心也罷，都無濟於事。今生重要的是時時觀察世間事物的無常，藉由觀察世間無常中反觀生命亦

是如此，了解了生命的無常之後，其目的並不是要害怕死亡，因為有情只要有生定會有死。應該害怕的是今生？有行善止惡，後世將因今生造作的惡業而感得苦果，這才是應該憂愁恐怖的。如果了解這個道理，不做將來會後悔的事情，認真造作清淨善業，依著正法而行，那死亡就不是什麼可怕的事了，這才是這一生應該努力的。

三、不念死之過患

經論常以利益與過患的詮釋，引導修行者選擇正確的修行方法。首先談不念死無常會有什麼過患呢？《廣論》說：

如是於其有暇身時，取心藏中有四顛倒，於諸無常執為常倒，即是第一損害之門。其中有二，謂粗及細，於其粗劣死無常中，分別不死是損害門。此復僅念今後邊際，定當有死，雖皆共有，然日日中，乃至臨終皆起是念，今日不死，今亦不死，其心終執不死方面。⑥

《廣論》中的無常有粗、細兩種。粗的無常是指日常生活中看得見的，例如身體的死亡、敗壞等等。細的無常是指心理狀態，四念處中有觀心無常，⑦即是指心是剎那生滅，無法停止，這是細的無常相。而下士道中的無常是以粗的無常相為主，也就是死無常。眾生因為被無明所覆，所以執世間無常以為常，又因為執身體以為常，也就不會想到身體也會敗壞，人也會死。而對修行者來說執於不死的觀念，則是最大的損害。其因為何？一般人雖知道人生最後的結局一定要死，但絕大多數會偏向今天一定不死這面，即使老、病或者快死的人，心裡也總是執在「今日不死」的狀態。例如：一般人都執著於快樂，為何會執著於快樂呢？試想如果現在就要死了？那眼前的快樂、傷害又算得了什麼？人執著於安樂的原因，其實最主要還是「今天不會死」這個常執背後的推動，也因為執生命為常，所以為了現在自己的安樂而造作種種惡業，因此說執生命以為常是損害法身慧命的最大過患。《廣論》又云：

若不作意此執對治，被如是心之所蓋覆，便起久住現法之心。於此時中，謂須如是如是眾事，數數思惟，唯於現法，除苦引樂，所有方便，不生觀察後世、解脫、一切智等大義之心，故不令起趣法之意。⑧

心中執著不死的顛倒，如果不設法對治，自然還是被這種顛倒的想法所引導，使人產生好像可以永遠安住的錯覺。又由於這種錯誤的心理，因而貪著世間生活的種種享

受，每天都為生活上的事而繁忙，不斷地計劃怎樣使生活改善，如何讓財富增資與地位的提昇，每天忙於名聞利養這些事上，而不做對後世有意義、利益之事。什麼是對後世有義利之事？《廣論》分成三部分：

第一	希求後世安樂，就是現在種善因，將來得善果，這是增上生，也就是下士道的重點。
第二	得解脫，因為增上生也不究竟，就算升非想非非想天，經過八萬四千劫後也要墮落。如何解脫輪迴，這是屬於中士道的內容。
第三	就算跳出生死輪迴亦不圓滿，所以要成就一切種智，是屬於上士道。

依此三階段的修行才有意義，然而因為執生命以為常的觀念，只忙於眼前的安樂，而不積極於修道，所以執生命為常是損害法身慧命的最大過患。⑨

《廣論》又舉例說明修行者因執生命為常而容易犯的錯誤，對修學佛法是為得到現世的安樂而言。由於執無常以為常，只忙於眼前的安樂，而不努力修行。就算有時也會生起想要修行的心而去聞、思、修，但是目標還是為了現世的快樂，所以修善的力量變得非常薄弱，而且還可能夾雜著其他的惡業，能不混雜惡趣因而純粹修善的，實在非常少。⑩ 這就是沒有念死無常所產生的過患。另一種人雖能為後世而修，但不夠精勤。《廣論》云：

設能緣慮後世而修，然不能遮後時漸修延緩懈怠，遂以睡眠、昏沉、雜言飲食等事，散耗時日，故不能發廣大精勤，如理修行。⑪

就算能夠為後世安樂而修行，但無法持續，總是拖延懈怠，不是睡覺就是散心雜話，或為飲食而忙，不能策發精勤如理的修行，於是就毫無意義地把最珍貴的暇滿人身消耗掉了，這是由於不了解死亡的逼迫性。《廣論》又說：

如是由希身命久住所欺誑故，遂於利養恭敬等上，起猛利貪。於此障礙，或疑作礙，起猛利瞋，於彼過患蒙昧愚痴。由利等故，引起猛利我慢嫉等諸大煩惱及隨煩惱如瀑流轉。復由此故，於日日中漸令增長，諸有勝勢，能引惡趣猛利大苦，身語意攝十種惡行，無間隨近，謗正法等諸不善業。又令漸棄能治彼等，善妙宣說甘露正法，斷增上

生及決定勝。所有命根，遭死壞已，為諸惡業引導，令赴苦痛粗猛，炎燒非愛，諸惡趣處，何有過此暴惡之門？^⑫

人由於不知無常的特點，所以被「常」顛倒所蒙蔽，以為可以恒常住在世間，所以對名聞利養生起強烈的貪心；萬一得不到，或被別人障礙或者懷疑別人障礙，便生起強烈瞋心；這些煩惱的危害非常大，而人卻被這種種的煩惱蒙昧，看不見世間的真相，即是愚癡；對自己的長處，就生起強烈的我慢，處處瞧不起別人。這些貪、瞋、癡、慢、疑等等的

根本煩惱皆是由於常顛倒所引發，又因這些根本煩惱，嫉妒等隨煩惱就隨之而來。有情因為受煩惱的驅使，不但會造作身語意的十惡業，也會造作趨近誹謗正法的諸不善業，而這些惡業將引導有情感生惡趣，受猛利的大苦。正法是告訴我們世間的真相——無常、苦、空、無我，可是由於眾生執常的顛倒，所以造作惡業，棄捨正法。人惟有修學佛法才能夠從生死輪迴中得到解脫，而這個最殊勝的暇滿人身卻由於常顛倒，把唯一能對治煩惱的正法放棄了，這是多麼的可惜，這即是不念無常的過患。今生得到了這個前世造善業所感得的暇滿人身，但是卻被錯誤知見，造就了生死輪迴之業，無法解脫，所以說沒有比執生命以為常為害更大的了。一旦無常來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帶走，一切事物皆要捨棄，但是眾生並不了解，因此為世間種種而忙，為了親屬或怨敵造作許多罪惡之事，而死時卻什麼也帶不走。^⑬為帶不走的東西而造作種種罪業，那不是無知嗎？以上是執生命以為常的過患。

四、修習之勝利

上一段是談不念死無常的過患，而修習念死無常有多大的利益？藉由強烈的對比使修行者產生絕對堅固的決心，《廣論》云：

修習之勝利者，謂若真起隨念死心，譬如決斷今明定死，則於正法稍知之士，由見親屬及財物等不可共往，多能任運遮彼貪愛，由施等門樂取堅實。如是若見為求利敬及

名稱等世間法故，一切劬勞皆如扇揚諸空穀殼，全無心實，是欺誑處，便能遮止諸罪惡行。由其恆常殷重精進，修集歸依及淨戒等諸微妙業，遂於無堅身等諸事取勝堅實。由是自能昇勝妙位，亦能於此導諸眾生，更有何事義大於此？^⑭

如果對死無常能夠串習^⑮並生起決定的勝解^⑯，就不會以今世的安樂為目標，並且會對三有不究竟的快樂產生厭離。因為了解世間的無常性，今生的名聞利養、一切的榮華富貴就像穀殼一樣？有意義。既然世間安樂是無意義，無法依靠的，思惟之後，除了佛法以外還有什麼是可依靠？因而精勤恭敬三寶，修持歸依的學處，並且奉行業果的道理。基於念死無常的推動，了解了世間事物的不實性，自然能遠離五慾。並且為了使自己與眾生能離苦、為了成辦自他眾生下一世的義利而努力修習佛法，如此自利利他才是有意義的事。因為念死無常，所以自然能遮止一切煩惱及惡行，因此一切善根之門在於修習念死無常。對讚嘆念死無常對修行之益處，如經論中說：

《大般涅槃經》云：「一切耕種之中，秋實第一；一切跡中，象跡第一；一切想中，無常死想是為第一，由是諸想能除三界一切貪欲無明我慢。」如是又以是能頓摧一切煩惱惡行大椎，是能轉趣頓辦一切勝妙大門，如是等喻而為讚美。^⑰

四季的耕種中，秋天的收成最好。所有動物中象的腳印最大。任何煩惱，只要一有念死之心，立刻清淨，所以死無常想最為第一，因念死無常能除三界一切貪欲、無明、我慢故。念死想就如鐵椎一樣，能摧毀所有的煩惱及惡行，念死為趨向一切善法之門。但有人言：念死不是什麼重要的法門，應該修廣大精深的法門，《廣論》云：

總之能修士夫義時，唯是得此殊勝暇身期中，我等多是久住惡趣，設有少時暫來善趣，亦多生於無暇之處。其中難獲修法之時，縱得一次堪修之身，然未如理修正法者，是由遇此且不死心，故心執取不死方面，是為一切衰損之門。其能治此憶念死者，即是一切圓滿之門。故不應執，此是無餘深法可修習者之所修持，及不應執，雖是應修然是最初僅應略修，非是堪為恆所修持。應於初中後三須此之理，由其至心發起定解而正修習。^⑱

只有在擁有暇滿人身的時候能才修習佛法，如果得到暇滿人身而不能修行，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心執不死方面，若是執在不死方面，則是趨向一切衰損之門，反之則能成就增上生或決定勝^⑲。所以（1）不要輕視念死想，以為念死無常是不了解中觀等深法的人所修的。（2）不要以為只要偶爾修習即可。（3）不可以為只是開始時要修，以後

就不用了，念死想是下士、中士、上士道皆要修習。念死無常是一切深法的基礎，否則連世間五慾都放不下，如何談空、實相等道理；而且不是偶爾修就可以，必須誠懇、真實、時常的去思惟，因深刻的思惟產生定解，由定解產生力量，如此才能成就。

五、念死之修法

了解了念死的利益，那要如何修習？《廣論》中念死無常的法則有三個根本，每個根本又分類成三種因相，共有九種因相，三種決斷。透過三根本、九因相的思惟，策勵行者發起決斷修行的誓願。其中三個根本是：思惟定死、思惟死無定期、思惟死時除佛法外餘皆無義，就是念死的三個根本。

表一：思惟念死無常三種根本，九種因相，三種決斷

根本	思惟定死	思惟死期無定	思惟死時除佛法外餘皆無益
因相	死必來，而且無法阻擋	南瞻部洲壽量無定	死時親友不能替代
	壽無可添，而無間有減	活緣很少，死緣很多	財物不能為益
決斷	活時亦很少有時間修行	身體非常脆弱	最珍愛的身體也不能有益於自己
	必須修行正法	現在就要修習正法	死時唯法是依是怙

（一）思惟定死

修念死的第一個根本是思惟定死，《廣論》及《無常集》云：

思惟死主決定當來，此復無緣能令卻退者，謂任受生何等之身，定皆有死。《無常集》云：「若佛若獨覺，若諸佛聲聞，尚須舍此身，何況諸庸夫！」任任何境，其死定至者，即彼中云：「住於何處死不入，如是方所定非有，空中非有海中無，亦非可住諸山間。」前後時中諸有情類，終為死摧等無差別，即如彼云：「盡其已生及當生，悉舍此身而他往，智者達此悉滅壞，當住正法決定行。」於其死主逃不能脫，非以咒等而能退止。²⁰

應先思惟死是決定會來，從地方來說：無論投生哪一道都會難免死亡的命運。從方法來看：不管用財物、咒、藥等種種的方法，都不能抵擋死亡，沒有任何因緣可令其退卻。再從體相談：世尊、獨覺、阿羅漢，已生死自在，不受後有，但最終也要捨去這個

色身而示涅槃相，更況流轉生死的凡夫呢？又如《廣論》所引《教授勝光大王經》云：

譬如若有四大山王，堅硬隱固成就堅實，不壞不裂無諸隕損，至極堅強純一實密。觸天磨地從四方來，研磨一切草木本干及諸枝葉，並研一切有情有命諸有生者，非是速走易得逃脫，或以力退，或以財退，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卻。大王！如是此四極大怖畏來時，亦非於此速走能逃，或以力退，或以財退，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卻。何等為四？謂老、病、死、衰。大王！老壞強壯，病壞無疾，衰壞一切圓滿豐饒，死壞命根。從此等中，非是速走易得逃脫，或以力退，或以財退，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靜息。^①

就如同「四大山王」，這四大山王非常堅固，而且非常高大，從四面八方過來，所過之處，小草、大樹，有情、無情，等都無法逃脫。這四大山王比喻的就是老、病、衰、死。老苦^②：人老時有種種的痛苦，如耳不聰、目不明、行動不方便等等。病：人身體好時可以做任何事情，但病的時候躺著呻吟，什麼也無法做，平常歡喜之事，到那時候一點喜悅都沒有了。衰：本來是很強壯的身體，會變虛弱、不聽使喚，最後就是死亡。任何人都必須經過老、病、衰、死這四個過程。死亡是一定會來，而且來時無法抵擋，所以在未死之前定要做好準備，這是思惟定死的第一個因相——思惟死必來，而且無法阻擋，?有什麼方法可令人不死。《廣論》又引藏地大德迦摩巴所說的話：

現須畏死，臨終則須無所恐懼。我等反此，現在無畏，至臨終時，用爪抓胸。^③

一般人臨命終時所貪戀的不外是眷屬、財物、名聞利養等，因為對眷屬、財物的貪著而不修習善法，一旦面臨死亡時，應該安頓及預備的而未預先安排，如何面對最後當



下又不畏懼？所以死亡觀念應預先提早建立，無常到來才不至於手忙腳亂。復次，思惟定死的第二個因相是思惟壽無可添，而無間有減。《廣論》說：

極久邊際僅有爾許，縱能至彼，然其中間壽盡極速。謂月盡其年，日盡其月，其日亦為晝夜盡銷。此等復為上午等時而漸銷盡，故其壽命總量短少。此復現見多已先盡，所餘壽量，雖剎那許亦無可添，然其損減，則遍晝夜無間有故。②4

一般人的壽命不過七八十歲，就算努力的保養，最多也只能存活一百年。就算能夠活到一百歲，中間的歲月也不斷的在消失當中。白天、晚上，一天就過去了；一天一天，很快一個月就到了；一個月、一個月，很快一年就結束了。所以壽量其實是非常有限的，一剎那都不可能增添，而它的損減，卻是從早到晚一刻也不停留！換言之，思惟壽命無可添加的意義是有減無增。《廣論》引《入行論》云：

晝夜無暫停，此壽恆損減，亦無餘可添，我何能不死？②5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不管睡眠、醒來，壽命永遠都在減少，卻無法增加，人如何能夠不死？《廣論》又以譬喻來說明壽命驟逝無可增加，《廣論》云：

此復應從眾多喻門，而正思惟。謂如織布，雖織一次僅去一縷，然能速疾完畢所織。為宰殺故，如牽所殺羊等步步移時，漸近於死。又如江河猛急奔流，或如險岩垂注瀑布，如是壽量，亦當速盡。又如牧童持杖驅逐，令諸畜類，無自主力而赴其所，其老病等，亦令無自在引至死前。此諸道理，應由多門而勤修習。②6

人要從生活中所看到的、人、時、地物，善於觀察，是無常的顯現，反觀壽命其實是一直在減少當中。例如：織布，每次只需加上一根細線，但是很快地就把整塊布織完了。又像牧童拿著棍子趨趕將被送去宰殺的牛羊，畜生是完全沒有自在的，每走一步就更接近死亡，如同人也是被老病等，送到死亡面前無法自在。又像江水的奔流，或如瀑布飛快地宣洩而下，人的壽命亦是如此，正快速的走向盡頭。生命是如此快速逝去，可是大部分的人卻往往被煩惱所轉，把時間用在思惟對自己有傷害或毫無益處的事情上，這才是行者真正應該注意的。《廣論》又舉《大遊戲經》說：



三有無常如秋雲，眾生生死等觀戲，眾生壽行如空電，猶崖瀑布速疾行。」又如說云：「若有略能向內思者，一切外物，無一不為顯示無常。」^{②7}

三界的生死就如秋雲般的變化無常，如閃電的一閃即滅，如觀看戲中人物的悲、歡離、合、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不曾停息；如瀑布的水滾滾而下，不能折返；也無法止住。如果能對無常能多加思惟，則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無一不是在示現無常，人的壽命時時刻刻都在減少，《廣論》又云：

非但壽邊為死所壞，而趣他世，即於中間行住臥三，隨作何事，全無不減壽量之，被老病使者所牽，唯為死故導令前行，故不應計於存活際，不趣後世安住歡喜，譬如從諸高峰墮時，未至地前空墜之際，不應歡樂。^{②8}

壽命不僅最後會被死主所壞而趣他世，即使活著的時候，行住坐臥，不管做任何事，壽命都一直在減少。生命從入胎開始，就一直被老病所牽，最後走向死亡，從來沒有停止過。無論是身體的老病或心理剎那剎那的變化皆是無常，所以絕不要執著世間的事物，如果安住於世間的事物而覺得歡喜，就像從高山掉下來還沒有掉到地上而感到高興一樣，因為最後結果還是死亡，如果因還未掉到地上而感到高興，那不是很愚癡？所以對壽命驟逝，人身無常的道理應多思惟；殷重思惟。因為惟有不斷思惟才能產生定解，《廣論》云：

故於眾事皆應例思，若數數思能引定解，若略思惟，便言不生，實無利益。^{②9}

所以對任何事情皆應以無常的觀點去思惟它。聽聞了佛法，必須努力不斷地去思惟，才能引發定解。如果只是約略思惟一下，就說無法生起定解，對佛法的體會不深刻，無法與身心結合，這樣的佛法對自己是沒什麼益處的。有很多人會說：「思惟不容易啊，思惟了半天，就是無法生起！」藏地大德迦摩巴就說：「你說思惟了而生不起來，你什麼時候思惟啊？白天放逸，晚上睡覺，什麼時候真正認真思惟？不要說妄語！」^{③0} 所以無法思惟產生定解最主要原因，其實還是因為不夠用心。

以下是思惟定死的第三個因相——就算在活著的時候，也很少有時間去修行。《廣論》云：

思於生時亦無閑暇修行妙法，決定死者。謂縱能至如前所說，爾許長邊，然亦不應執為有暇，謂無義中，先已耗去眾多壽量，於所餘存，亦由睡眠分半度遷，又因散亂徒

銷非一，少壯遷謝至衰耄時，身心力退，雖欲行法，然亦無有勤修之力，故能修法時實為少許。^{③①}

思惟沒有修決定死的人，就算能活到一百歲也不能算是擁有暇滿人身，因為平時做種種無意義的事已用去許多時間；睡眠又佔一半的壽命，散亂又耗去許多時間，到年老時又氣力消退，無法致力於修行，所以人能修行的時間實在有限。人一生中一半的時間在睡眠中渡過，十歲以前年紀輕不懂事，後面的二十年衰老了，照理說年紀輕的時候最好，中間又遇見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在煩惱當中，除了心裏的煩惱之外，還有身體的各種疾病，把能夠修行的時間都耗掉了。^{③②}《廣論》又說：

如是現法一切圓滿，於臨死時唯成念境，如醒覺後，念一夢中所受安樂。若死怨敵定當到來，無能遮止，何故愛著現法欺誑。如是思已，多起誓願，決斷必須修行正法。^{③③}

就算活著時世間樣樣都非常圓滿，到死時又剩下些什麼？就像以前種種的美好，現在除了回憶之外，還剩下什麼呢？又如夢中的快樂，醒來有什麼是真實的？未死之前，就像活在夢中一樣，眼前安樂都是欺誑，死一定會到來，而且是無法阻擋的，人為什麼還要被這些虛假的事物所欺騙呢？了解這樣的道理，如理思惟，才能發起誓願、決心修習正法。《廣論》引《迦尼迦書》云：

《迦尼迦書》中亦云：「無悲愍死主，無義殺士夫，現前來殺害，智誰放逸行？故此極勇暴，猛箭無錯謬，乃至未射放，當勤修自利。」^{③④}

死魔是沒有憐憫心的，真正智慧人面對這種狀態，誰還願意放逸呢？死就像是非常猛力的箭，趁它還未發射前，也就是趁還沒有死亡之前，應該努力做對自己真正有利之事，就是精進、努力的修學佛法。透過以上的思惟之後，就會生起第一個決斷必須修行正法的誓願。

（二）思惟死期無定

念死無常的第二個根本是思惟死期無定，《廣論》說：

第二思惟死無定期者，謂今日已後，百年以前，其死已定，然此中間，何日而來，亦無定期，即如今日，謂死不死，俱不決定。然心應執死亡方面，須發今日定死之心。以念今日決定不死，或多分不死，其心則執不死方面，便專籌備久住現法，不能籌備後世之事，於此中間為死然未了知何日到來，須日日中作其防慎。^{③⑤}



思惟死無定期的方所執，須帶憂悔而沒亡故。若日日中籌備死事，則多成辦他世義利，縱不即死，造作此事亦為善哉。若即死者，則此尤其是所必須，譬如自有能作猛利損害大敵，從此時期至彼時期，知其必至，法，今日以後至百年之前，在這個期間內一定會死，但何時會死還未決定，就像今天是否會死還屬不定。雖不決定，但心要執在今日定死這邊，要發起今天定死之心。為什麼呢？因為如果心執於不死，就會一心一意為現在的安樂努力，而不努力積集對後世有利的福德、智慧資糧。例如人如果打算在一個地方久住，就會用盡心思去計算如何才能住的舒服、怎麼佈置才會美觀；相對的如果只是暫住一晚，又怎會浪費心力去做這些事呢？所以只要心執於不死方面，想常住於世間，就會產生為了現世安樂努力的情形，如果執於現世安樂，則為後世義利的心也就薄弱了。假如生時沒有造作善事，今天突然死了，因生時有造作善事，死時不知未來要往那去，因此感到恐怖、憂愁、懊悔。反之如果每天準備今天定死的人，則多能完成對後世有意義利益的事，就算今日不死，也知道世間一切名利、事物、眷屬的不實性，而減少貪著，進而造作種種善業，捨世間不實而取堅實，所以心要執於今日定死這邊。死就像是怨敵一樣，怨敵何時會來還屬不定，但死一定會來，何可不防。若人能念今日必死之心，會有何益處？《廣論》云：

若日日中，能起是念，今日必死，下至能念多分是死，則能修作，所當趣赴後世義利，不更籌備住現世間。若未生起如此意樂，於現世間見能久住，便籌備此，而不修作後世義利。譬如若念久住一處，則計設備住彼所須，若念不住當他往者，則當備作所趣之事，故日日中，定須發起必死之心。³⁶

思惟死無定期有什麼好處呢？假定每天能夠想「今天一定會死」或「今天多半會死」，就不會執著於現世，而去做對後世有利益的事；例如知道這個地方立即會有危險，必定會一刻都不停留地馬上離開。而人在三界中輪迴，實是充滿著痛苦，無有安樂，經上說：「三界如火宅」³⁷，如果認清這個事實，就絕不會為現世的安樂而忙，而會為後世的義利而努力。念死的第二個根本——思惟死無定期，這又分三部分來講。第一思惟南瞻部洲壽量無定，所以死期也不定。《廣論》云：



思瞻部洲壽無定者，總之俱盧壽量決定，諸餘處者各各於自，能住壽量，雖無決定，然亦多數能得定限，瞻部洲壽極無定準。^{③⑧}

此地稱為南瞻部洲，南瞻部洲眾生的壽量不定。北俱盧洲、東勝身洲、西牛貨洲的眾生壽量大致是決定的^{③⑨}，只有南瞻部洲的壽量長短相差很大，有的老年死，有的是年少就死，有的是中年死，所以南瞻部洲壽量是不定的。《俱舍論》亦云：

南瞻部人壽無定限，劫後增減或少或多，少極十年，多極八萬。^{④⑩}

根據《俱舍論》的說法，南瞻部洲在劫初時眾生的壽命很長，相傳有八萬歲，接著慢慢縮短，到劫末時人壽只有十歲，所以壽量是不定的。《廣論》又引《集法句》云：

《集法句》云：「上日見多人，下日有不見，下日多見者，上日有不見。」又云：「若眾多男女，強壯亦歿亡，何能保此人，尚幼能定活？一類胎中死，如有產地，又有始能爬，亦有能行走，有老有幼稚，亦有中年人，漸次當趣沒，猶如墮熟果。」^{④⑪}

《集法句》中說，有很多人上午還見得到，下午就見不著了；或者下午還看見，第二天早晨，就見不到了，這樣的事隨處可見。死亡是不限年齡的，不論老年、中年、幼年，也不管是男、是女皆可能會死；但何時會死卻沒人知道。藉由外界觀察而向自身省察，引發不知何時會死之心，加深對死亡的逼迫感，促使自己把握現在努力修行。死無定期的第二個因相——思惟維持生命的活緣很少而死緣很多，《廣論》云：

思惟死緣極多，活緣少者，謂於此命有多違害，謂諸有心及諸無心，若諸魔屬，人

非人等，眾多違害及旁生類，損此身命，亦有多種。彼等如何違害之理，如是內中所有諸病及外大種違損之理，皆應詳思。^{④②}

在生活當中有很多死亡的因緣，也有一些會幫助不死的活緣；然而活緣非常少，死緣卻是非常多。生命常會被外面許多因緣所傷害，例如水、火、風、災等等這些是屬於外緣。屬內緣者，四大不調等；屬有情者，如被賊所害、冤仇殺害乃至各種畜生所傷害等。生活周遭有太多損害生命的因緣，損害的方式亦有多種，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傷害而失去生命。又如《廣論》引《大涅槃經》云：

言死想者，謂此命根，恆有眾多怨敵圍繞，剎那剎那漸令衰退，全無一事能使增長。^{④③}

真正要好好地思惟、觀察，生命中有很多怨敵圍繞在周邊，隨時隨地、剎那剎那使人衰弱、死亡，反之，卻沒有一樣東西能夠使命根增長。《寶鬘論》說：「生命處在死亡的因緣當中，就如同蠟燭處在風中一樣。」^{④④}風一大，蠟燭就有被吹滅的可能；生命亦是如此，在很多死緣的包圍下，死亡是很容易的。《廣論》又引《親友書》云：

若其壽命多損害，較風激泡尤無常，出息入息能從睡，有暇醒覺最希奇。^{④⑤}

壽命中有各式各樣的損害因緣，生命比處在風中的泡沫更無常，經說：「人命在呼吸之間」^{④⑥}一口氣呼出去以後，是否還吸得進來是不一定的，睡著了也不知道是否還能再醒過來，所以擁有暇滿人身是很稀有的，擁有暇滿人身，睡著了還能再醒過來更是稀奇中的稀奇。而且在這五濁惡世當中死緣更為明顯，《廣論》說：

現是五濁極濃厚時，修集能感長壽久住大勢妙業，極其稀寡，飲食等藥，勢力微劣，故皆少有能治病力，諸所受用，安然消後，能長身中諸大種分，勢用虧減，故難消化，縱能消已亦無大益，資糧寡集，惡行尤重，念誦等事，勢力微劣，故延壽等，極屬難事。^{④⑦}

處於五濁惡世中，生命固然非常脆弱，外在的環境亦極為惡劣。例如現在地球上臭氧層破裂、溫室效應、水災、旱災、戰爭，因時因地，都會有死亡或生病的可能。再加上社會人心的險惡，在此內外交迫的惡劣環境中，要修集能感得長壽久住的善業，那是非常少了。而且就算有時是幫助活下去的活緣，也有可能變成死緣，《廣論》云：

又諸活緣，亦無不能為死緣者，為不死故，求諸飲食房舍伴等，此復由其受用飲食

太多太少及不相宜，房舍倒塌，親友欺侮，是等門中而成死緣，故實不見有諸活緣，非死緣者。④⑧

照理說有很多事物本來都是為了幫助人類生活，結果幫助人活下去的因緣，卻反而變成死亡的因緣。例如食物，本來是要延長生命，但因污染，吃下去反而有害；房子本要遮風避雨，倒塌反而傷害生命；親友本要照顧我們，因人心不古反遭傷害。所以活緣都變成死緣了。死無定期的第三個因相是——思惟身體是很脆弱的，所以死無定期。《廣論》云：

思惟其身極微弱，故死無定期者。身如水沫，至極微劣，無須大損，即如名曰芒刺所傷，且能壞命，故由一切死緣違害，是極易事。④⑨

身體是非常地脆弱、不堅牢，隨時碰到什麼損害都可能死，因此人是隨時都可能會死的。人的身體就像水上的泡沫一般的脆弱，其實並不需要太大的損害，就算小小的芒刺，都能損傷人的性命。所以死緣的危害是非常容易的！無論外在或內在的四大種都可能危害生命，死是如此接近，所以在擁有暇滿人身的現在就要努力修行，此即第二決斷現在就要修正法。

（三）思惟死時除佛法外餘皆無益

第三個根本是死時除佛法外皆沒有益處，可分為三個因相，第一個因相：死時親友不能替代、幫助。《廣論》云：



如是若見須往他世，爾時親友極大憐愛而相圍繞，然無一人是可隨去。^{⑤①}

死亡到來必定要捨棄這一世到下一世去，而通常放不下的是自己的親人、父母、夫婦、兄弟……，雖然這些人非常憐愛自己，環繞在周圍，卻沒有一個人可以隨伴而去，死時惟有獨自一人，親友是無法替代的，這是第一個因相。第二個因相：財物不能為益。《廣論》云：

盡其所有悅意寶聚，然無塵許可得持往。^{⑤②}

就算有許多喜歡的寶物，但死時沒有什麼是可隨自己而去。親屬尚不能陪伴，何況其他的東西呢？第三個因相：最珍愛的這個身體也不能對自己有益。《廣論》云：

俱生骨肉尚須棄舍，況諸餘法。^{⑤③}

不要說外面這些東西，就是最珍愛的這個身體，死時也帶不走，何況其它的東西？既然身體都帶不走，那死的時候有什麼是可依靠的呢？《廣論》云：

是故現法一切圓滿，皆棄舍我，我亦決定棄舍彼等，而赴他世。復應思惟，今日或死，又應思惟，爾時唯法是依是怙，是示究竟所有道理。^{⑤④}

所以，現在所有的財物、眷屬，死的時候統統必須捨棄而趨赴他世！那有什麼是可以依賴？死時只有佛法是真正可以依賴的，唯有佛法才能究竟的解決痛苦。由此發起第三個決斷死時唯法是依是怙，必定修法之心。《廣論》又引《迦尼迦書》云：

《迦尼迦書》云：「能生諸異熟，先業棄汝已，與新業相系，死主引去時，當知除善惡，餘眾生皆返，無一隨汝去，故應修妙行。」^{⑤④}

人之生死皆是由業報所感，這一生的身體亦是由於過去的業報所感，當業報完結時，身體也就死了，而這一生新造的業將引導有情到下一生去。死時除了善惡業外，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帶走，不管是人或財物，乃至自己的身體都無法帶走。既然世間事物眷屬等都無法帶走，無法依靠，所以人活著時只有一件事情該做，那就是修種種的善行。今生得到如此暇滿人身，如不好好修行、積集資糧，只為眼前的快樂而活，那跟其他動物有何不同？《廣論》云：

如是思惟有暇義大而實難得，及雖難得然極易壞，念其死亡，若不勤修後世，以往畢竟安樂，僅於命存引樂除苦者，則諸旁生有大勢力，尤過於人，故須超勝彼等之行，若不爾者，雖得善趣，仍同未得。^{⑤⑤}

照著上面三根本、九因相，一樣一樣去思惟，暇滿人身有如此大的義利，卻又如此難得而易失，如果想到死亡，則會因死亡的逼迫感而努力修行了。假定不努力為後世而修，只忙於眼前的生活的安樂，跟其他動物又有什麼不同呢？畜生的求生能力甚至比人類還強。因此得到了這麼好的人身，要好好利用這個暇滿人身，積極行善，做增上之行，否則雖然得到了人身，也等於沒有得到，那是何等可惜。就像《入行論》⁵⁷說的：只為眼前的小利，這是畜生也會的。一生就為了這些小利，忙這種無關緊要的事情，到最後死亡一到，失掉了難得的暇滿人身，這是何等不幸、何等地愚癡啊！所以暇滿人身是如此難得，今生又聽聞了佛法，今生如不好好修行，是多麼可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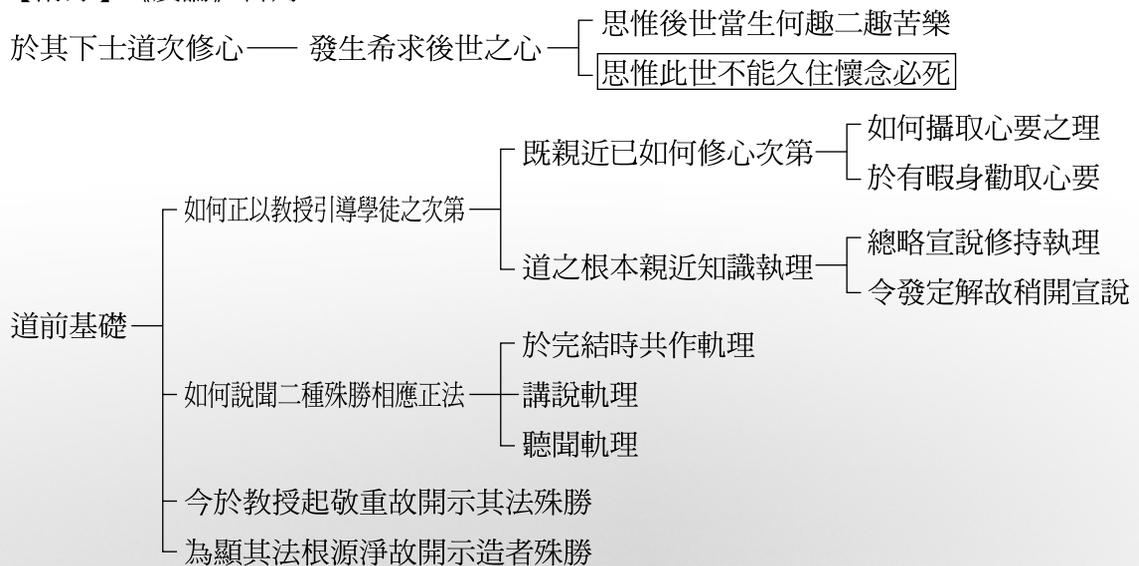
六、結論

眾生無始劫來流轉於生死之中，久處惡趣。經上說要得此人身就如盲龜值浮木孔⁵⁷一樣難得，今生如此幸運得此人身，又聽聞到百劫難遇的佛法，怎能不好好珍惜呢？若能有如此認知，這一生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努力修行，以確保下一生的增上。而修行首要便是正見，如經上說：「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⁵⁸，若是知見不正確，修行再努力就像煮沙成飯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反之，對佛法如只是了解，而不努力行持，亦只是徒增名相知識而已，對自己毫無用處，自利尚且不能，何況能談利他。而修行中常遇到的兩個問題就是知見不正確和放逸、懈怠。行者若能建立起正確的知見，再經由念死無常的推動，體會到生命無常的逼迫性，則能去除放逸、懈怠，相信在兩者相互配合之下，對修行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依本文之探討《廣論》所強調的念死無常則是較偏向心理層面來探討，從思惟定死，思惟死無定期，思惟死時除佛法外餘皆無益，藉由這三個根本的思惟，來了解世間事物的不實性，與身體的無常性，由於了解世間的不實性，自然能夠遠離世間五慾，由於能遠離五慾，對正法的修習自然得力，更由於了解暇滿人身難得易失與生命的無常，使修行更能勇猛精進，由此而達到增上生與決定勝。

總結來說，念死無常在《廣論》的定位是在「道前基礎」，與「三惡趣苦」之間，而「道前基礎」最主要的內容是談親近善士與暇滿人身⁵⁹。宗喀巴大師為何會如此安排？從《廣論》的脈絡⁶⁰來看，親近善知識是修學一切佛法的基礎。因此要親近善知識才能趣入佛法，所以先說親近善士。趣入佛法後，就要思惟擁有暇滿人身的難得，如此才能策勵自己精進修學佛法。而在修習下士道的過程中，若是貪著於現世五欲，於後世的安樂就不能起猛利希求，於三惡趣苦也不能生起真實的怖畏；所以應先思惟人身無常也即是念死無常。了解了生命的無常，又怕死後墮落惡趣，因害怕墮落惡趣受苦的推動，進而至誠的皈依三寶，深信佛說因果道理，止惡修善。因此念死無常是策動行者努力修行的主要動力。簡言之，《廣論》以念死無常為培育出離心之重點，在建立修道的基礎上，並藉此的推動而輾轉增上。

【附錄】《廣論》科判



【註釋】

- ①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新竹，正聞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p.59：「發增上生心，修集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門，是佛法中的下士道。這也就是出世聖法的根基，所以名為五乘共法。」
- ② 同上。
- ③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a4。
- ④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6~p.77。
- ⑤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7。
- ⑥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4。
- ⑦ 《佛說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卷中（大正15，777a）：「觀心無常，念念無常，剎那生滅。」
- ⑧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4。
- ⑨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66~p.67：「其中依於成辦現前增上生事，盡其所說，一切皆悉攝入下士，或共下士所有法類。中士夫者，謂發厭患一切諸有，為求自利，欲得度出三有解脫，以趣解脫方便之道三種學故。上士夫者，謂由大悲自在而轉，為盡有情一切苦故，希得成佛學習六度及二次第等故。」
- ⑩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4：「設有時趣聞思修等，然亦唯為現法利故，令所修善勢力微弱。復與惡行罪犯相屬而轉，故未糝雜惡趣因者，極為希貴。」
- ⑪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4~p.75。
- ⑫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5。
- ⑬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5：「須棄一切走，我未如是知，為親非親故，作種種罪惡。」
- ⑭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5。
- ⑮ 《瑜伽師地論》卷83（大正30，765b）：「串習者：得隨所欲無艱難故。」
- ⑯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02：「『勝解』力：勝解是深刻的信解。」
- ⑰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5~p.76
- ⑱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6。
- ⑲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53：「依下士法能起中士法，依中士法能起上士法。這如龍樹菩薩說：『以得增上生，漸得決定勝』；決定勝，就是中上的究竟解脫法。」
- ⑳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7~p.78。
- ㉑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8。
- ㉒ 《佛說五王經》（大正14，796b）：「何謂老苦：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時極寒，熱時極熱，饑時極饑，飽時極飽，無有節度，漸至年老，頭白齒落，目視[梳-木+目][梳-木+目]，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痠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減，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
- ㉓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8。

- ②4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8。
- ②5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8。
- ②6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8~p.79
- ②7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9。
- ②8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9。
- ②9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9。
- ③0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79：「迦摩巴如云：說思已未生，汝何時思？晝日散逸，夜則昏睡，莫說妄語。」
- ③1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0。
- ③2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0：「此中半數為睡覆蓋，十年頑稚，念年衰老，愁嘆苦憂及諸恚惱亦能斷滅，從身所生多百疾病，其類非一亦能斷滅。」
- ③3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0。
- ③4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1。
- ③5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1。
- ③6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1。
- ③7 《妙法蓮華經》卷2（大正9，14c）：「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 ③8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2。
- ③9 《俱舍論》卷11（大正29，61b）：「北俱盧人定壽千歲，西牛貨人壽五百歲，東勝身人壽二百五十歲，南瞻部人壽無定限。」
- ④0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17（大正29，854c）。
- ④1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2。
- ④2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2。
- ④3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2。
- ④4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3：「安住死緣中，如燈處風內。」
- ④5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3。
- ④6 《佛說處處經》（大正17，527a）：「佛言：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在呼吸之間耳。」
- ④7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3。
- ④8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3。
- ④9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3。
- ⑤0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4。
- ⑤1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4。
- ⑤2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4。

- ⑤③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4。
- ⑤④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4。
- ⑤⑤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4。
- ⑤⑥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3，p.85：「畜亦不難辦，為是小利故，業逼者壞此，難得妙暇滿。」
- ⑤⑦ 《佛說泥犁經》（大正1，909a）：「佛言：人在三惡道難得脫，譬如周匝八萬四千里水中有一盲龜，水上有一浮木有一孔，龜從水中百歲一跳出頭，寧能值木孔中不，諸比丘言：百千萬歲尚恐不入也。」
- ⑤⑧ 《雜阿含經》卷28（788經）（大正2，204c）。
- ⑤⑨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2，p.59：「謂離八無暇即是其暇，八無暇者，如《親友書》云：『執邪倒見，生傍生、餓鬼、地獄無佛教，及生邊地、熾戾車性為駸啞，長壽夭。於隨一中受生已，名為八無暇過患。』」
- ⑥⑩ 請參見：「【附錄】《廣論》科判」

【參考書目】

一、原典

1. 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廣論》，佛教大乘四攝協會。
2. 宗喀巴大師著／昂旺朗吉堪布釋，《菩提道次第略論釋》。

二、現代著作

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新竹，正聞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

三、電子書

1. 《CBETA電子佛典》，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6年12月，v1.23。

壹同女眾佛學院

九十七學年度招生中



宗旨 以傳統中國佛教之叢林生活教育為典範，依戒定慧三學總持培育悲智相成、解行兼修之真實正法僧才，續佛慧命。

教育方針

- * 培養品德高尚之宗教情操
- * 實踐清淨和樂之僧團生活

學制

- * 大學部四年
- * 高中部三年

報名資格

- * 思想純正、身心健全，品行端正的出家僧眾及正信三寶未婚信女
- * 年齡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

大學部：高中職畢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
高中部：國中畢業以上

待遇 學雜費全免、供膳宿，日常用品自備。另備有獎學金，供成績優良者申請。

考試科目

大學部—國文、佛法概論(印順導師著)、口試
高中部—國文、學佛三要(印順導師著)、口試

報名日期 即日起 至 97年 7月 10日止

繳交證件 報名表、學歷證件影印本一份、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自傳(八百字以上，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考佛學院動機等，請用六百字稿紙或A 4紙電腦打字)

考試日期 97年 7月 12日

報名地點 新竹市明湖路365巷1號 壹同女眾佛學院

聯絡方式 電話：(03)5293238 (教務處)

傳真：(03)5293203

網址：<http://yitung.org/>

E-MAIL：yitung.temple@msa.hinet.net



聽說菩薩要修難行苦行，施捨手足頭目等，
覺得太難太苦，自己做不到，就不敢進修而退屈了。

這也不對。從無量世以來，
每墮落在惡道中，說不盡的苦都受了，
為什麼為佛道而修行，反而怕起苦來。



發 行 | 福嚴佛學院

編 輯 | 福嚴佛學院校友會編輯組

郵政劃撥 | 19940737 邱競輝

地 址 | 30065 臺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No. 3, Lane 365, Ming Hu Rd., HSINCHU, TAIWAN 30065, R.O.C.

電 話 | 886-3-5201240

傳 真 | 886-3-5205041

電子郵件 | fuyan@mail.fuyan.org.tw

福嚴網址 | <http://www.fuyan.org.tw>

發行日期 | 2008年01月